

# 無所不談札記

##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

近十年來，指導學生作讀書劄記，並規定其範圍，行之已久，易生敷衍之弊，乃變更作法，亦即任人自由選題，翻多見有性靈之文字。遂本此體驗之所得，我亦寫無所不談的劄記。不分古今，不拘詳略，不計莊諧，凡所見所聞有可談者，皆是談資。更不限於文言、白話，隨一時興趣，信手拈來，是否能做到「吾手寫吾口？」不敢自信。但齊東野語，簡陋粗疏，不足供雅人之瀏覽，愧甚！愧甚！

書，大禹謨，有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此十六個字，爲堯舜禹傳授心法，亦即萬世聖學之淵。朱子謂爲十六字心傳。心是人的知覺，程子說：「人心，卽人欲，」既屬於人欲，那自然易私而難公，故謂之危。道心，發於義理，難明而易昧。程子說：「道心卽天理。」天理玄幽，故謂之微。人能以道心爲一身主宰，而不雜以形氣之私，使人心聽命於道心，則危者自安，微者自明。並應精心一意，信能掌執其中正之道，使此道不與吾心須臾相離，則人欲自泯。中庸有言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中者，天下之正道。」王陽明講「致良知」，關於人心，亦有說法：「無善無惡，心之體；有善有惡，心

之動。知善知惡，是良知，爲善去惡，是格物。」以上各家所說，皆足以幫助吾人對人心之了解。

我們讀十六字心得，深知古之聖人，天下爲公，絕無一絲一毫私欲雜於其間，將以天下與人，莫不以治國大道，並傳於人。然而後世君主，多惟欲是縱，故孟子有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。」之慨！

中國道統，一脈相傳，至孔子刪詩書，訂禮樂，已爲文化之主流。發之於教育，則爲「有教無類」；發之於道德，則爲「民胞物與」；發之於政治，則爲「天下爲公」。由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以至發育萬物，而終止於世界大同。其說精深博大，豈足以發揚中國民族精神，亦足以挽救全人類最後的厄運，茲將西方學人，推崇孔子的言論，摘錄於次：

①英國學人朱爾典有言：「中國無慮危亡，中國有寶書，卽四書、五經是也。……發而讀之，治平之基定矣。」羅素亦言：「中國學術在二千年前，已燦然大備，整理復興，影響極大，最後，中國必爲世界文化之重心。」

②美國學人李佳白有言：「孔教原理，爲人類共同之原理，不但中國當行，外國亦當行。」甘林亦言：「孔子不獨爲一國之聖人，實爲萬國之聖人。」他並指出五大特點，卽重孝、教忠、達用、崇實、和平。愛默生亦有言曰：「孔子爲哲學上的華盛頓。」

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佛遜，得中國儒學的精神，始有「安居樂業」之措詞。因爲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人生的目的，不在於爭權奪利，計較財產之有無，而實在精神愉快，心靈

安怡。此種境界，惟有中國人纔更了解啊！

③德國學人費希禮說：「孔子集羣聖大成，故孔教根本之深，不惟在已往，更有功於將來。……吾人安可不悉心研究而用之乎？」

④義大利學人那頓也曾說過：「孔子教義，具有全知之德，以文、行、忠、信爲教，無慘酷激烈之弊，非西方之徒事規律以拘束精神者也。」

我國百年來，昌言新教育，尤致力於科學進取，是誠需要，但漠視傳統精神，對於人文科學，幾視之若敝屣，以致淳風日偷，人欲橫流，此乃咄咄怪事！

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學說，得力於儒家精神者甚多。彼嘗論曰：「西方科學是其所長，但講政治哲學，西方還要求之於中國。」又曰：「大學是一部完善的政治哲學，爲世界各國所沒有。」何以國人對國父這些嘉言，「漫不加以實踐開發呢？今日中國的大計，惟有一方面發揚民族之精神，一方面吸取西方之所長，並顧兼籌，庶幾有濟」，失一則殆。

### 文章之道意境自然

平時學生常常問我：「國文書籍，著述之衆，浩若江海，從何學起？又怎樣學得好中國文學？」這個問題，使我艱於答復。猶記桐城文章家姚姬傳有言：「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，須由悟及，非言語所能傳，



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」那又是更進一步的工夫了。

## 作詩要有時代心聲

荀卿有言：「疾今之政，以思往者，其言有文焉，其聲有哀焉，此詩之情也。」顧亭林亦曰：「詩言志，詩之本也。太師陳之，以觀民氣，詩之用也。」故詩爲詩人之心聲，蘊於中，而發於外，以表示一個人對政治及一切事物之觀感，有所諷刺，有所規勸，不作激烈明顯批評，期在納人於至善。故曰：「溫柔敦厚」，爲詩之義。但，作詩者，往往昧於此理，一意模仿前人，而且每大言曰：我詩有淵源，承漢魏，學鮑庾、宗二謝、淵明、李杜、蘇黃。殊不知現代國家、社會、生活、制度、思想、物質造作，已生巨變，我們所接觸的社會環境，與前人迥然不同。詩以言志，以今人而言八代唐宋人之意志，實在太不相類了。甚至雕字琢句，專講用語來歷，全無自家性靈，陷入歧途，愈做愈不成東西，所以，爲人詆爲無病呻吟者，不是無原因的。劉邦、項羽，並非詩人，而大風歌、垓下歌，亦能傳誦千古，因其詞中有我，具有真性靈充溢於其間。五四運動以來，白話詩甚囂塵上，號稱「詩國革命」，原想推翻中國詩的傳統性，然而，始終未能建立宏大的規模。因爲，詩畢竟是詩，必須具有韻的限制，和諧的音調，優美的詞藻，不是村媪傭夫口頭俚語所能表達，所能行遠。白話入詩，古人亦曾有之，如寒山、拾得、白樂天、邵康節諸作，亦略相近，但亦不能無韻，因爲無韻以諧之，歌之不能成聲，聽之不能入耳，詠史與史論何異？詠山川

風景古蹟，與遊記何異？此詩文體例，顯然不同，亦即詩之所以爲詩也。

時代不同，詩亦應有變化，有六朝之詩，有唐宋之詩，當然也應有現代之詩。但其體制，與夫歷史淵源及其傳統性，則斷然不容半途腰斬，演成不詩不文，不中不西，雜亂無章之散文。清季黃公度論詩有曰：「士生古人之後，古人之詩，號專門名家者，無慮百數十人家，欲棄古人之糟粕，而不爲古人所束縛，誠憂憂乎其難。雖然……詩之中有人，今之無異於古，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。」所以，公度有「吾手寫吾口」之妙語，他的立論精明，已能注意到詩的時代性。同時，康南海、梁新會等作詩，往往以時代術語、科學名詞雜入詩中。可惜！他們想得很好，論得很精，已有變更詩體，符合於時代的精神，但他們的詩，始終未臻高峯，亦即始終未能適追中國舊詩優越條件，爬梳整理，發揚光大，樹立宏規，以作天下後世的楷模。

### 李白杜甫併時彪炳

唐代挺生李白、杜甫兩位大詩人，實足爲一代增光，爲千古流芳。兩人的個性不同，遭遇不同，吐屬自然也不同，但各有千秋。假如比較論之，太白天才奔放，想像力極強。李陽冰嘗之曰：「馳驅屈宋，鞭撻揚馬，千載獨步，惟公一人。」杜甫亦有句云：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羣。……」惟韓愈則曰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芒萬丈長。」此乃並美兩人。後世稱李爲詩仙，杜爲詩聖，亦曰詩史，可謂推崇備至。

兩人同時，雖相尊敬，但終不免有文人相輕的習氣。太白贈子美詩曰：「長樂坡前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。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是從前作詩苦。」這隱然是諷笑子美用死工夫作詩的。子美贈太白詩曰：「昔年有狂客，號爾謫仙人。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」又有句曰：「秋來相顧尚飄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飲狂歌空度日，飛揚跋扈爲誰雄？」三復此詩，彷彿是譏笑太白豪情暴露，缺乏含蓄的工夫。

我們再進一步比較評論，就才氣論，太白才高氣豪，蓋由天授。子美學力淵源，軌轍合迹。就句法論：太白飄逸欲仙。如夢遊天姥吟諸篇，子美道不出來。但子美哀江頭，石壕吏諸作，沉痛質實，太白亦無此本領，就功力論：太白興到筆隨，擅於華詞，而有自然的天趣。子美精心結撰，曲盡其妙，而長於樸語。就思想論：太白承受南方文化，及受道家影響，有出世超俗之想。子美承受北方文化，及儒家影響，有入世濟時之願。總之，李以才勝，杜以學勝，李豪於情，杜篤於性，李有斗酒百篇，揮毫自如之概，杜有讀破萬卷，沉鬱頓挫之功。故兩人之詩才，併時彪炳，俱爲後人所景仰也。

### 陳圓圓三勸吳三桂

圓圓，明季人，明史作沅，字畹芬，江蘇蘇州人。生有殊姿，年稍長，貌益姣，工倚聲，以歌舞著名於時。崇禎癸未，總兵吳三桂欲以重金聘圓圓，未果，詎爲田畹捷足先得矣。田畹者，明懷宗后妃之父，老而以富位勢厚暱圓圓，然不能得其芳心也。時，流寇李自成作亂，舉國震動，圓圓乃密語田畹曰：「方

「今事亟矣，何不納交於吳總兵，以保身家？」田曉聽其言，洗盞款三桂，圓圓飾酒以進。三桂耳語試之曰：「汝真快樂。」答曰：「以紅拂之微，猶不喜越國公，況不及越國公耶？」三桂會其意，卒以奇計奪圓圓以歸。

崇禎帝以天下重任付三桂，使駐軍山海關鎮守，圓圓留京寓未隨行，而自成已陷京師矣。三桂父襄，降，圓圓亦爲所奪。偵者初奔山海關報京事，三桂問曰：「皇帝如何？」曰：「已殉國矣。」家中如何？」曰：「已被抄掠矣。」偵者再至，問曰：「吾父如何？」曰：「被賊劫持」，「陳夫人圓圓如何？」曰：「已被奪矣。」三桂勃然大怒，拔劍欲案曰：「大丈夫不能保家室，豈能屈膝降賊耶？」遂效申包胥哭秦庭，借滿清兵四萬，直迫京師。自成聞三桂來攻，怒殺吳襄，及全家三十餘人。圓圓以計說自成曰：「吳將軍本欲捲甲歸大王，祇因大王掣我，故來攻，大王殺我，誠不足惜，恐吳將軍因我死，更於大王不利，爲今之計，莫如留我在此，率軍西行，我必勸其不窮追，以報大王之深恩。」自成許之，狼狽西遁。三桂入京師重獲圓圓，喜泣交併。滿人既得京師，封三桂爲平西王，鎮雲南昆明，未數年，欲圖反清稱帝。圓圓聞而嘆曰：「吳王此圖，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因勸三桂，曉以利害，不納，乃復以書規之曰：「……王於清人入關之際，有天時之可乘，妾勸逐胡自立，而王置之，未入滇前，有地利之據，妾請王奉明嗣以光復故國，駐武漢而連合天下，而王又置之。……延至今日，清基已固，乃欲以鐘漏垂歇之年，當北方虎狼之衆，……非計也，唯王察之。」



三桂得書不報。圓圓知事不可爲，乃請祝髮三聖庵，易名寂靜，號玉庵。康熙十七年，三桂果叛清稱帝，國號大周，旋病故，孫世璠嗣位。至康熙二十年清兵攻雲南，拔之，並族滅三桂遺族。圓圓自沉蓮花池以死，葬於池畔高山寺，滇之人爲保存豔跡，於蓮花池畔勒石，並鑄圓圓遺像於石。題曰：「陳圓圓梳粧臺遺址。余客滇，遊蓮花池，憑弔者久之。並有詩云：

「天妬紅顏不白頭，憐君遲暮有餘憂。一從悟得無言偈，寂寞空門百尺樓。

清歌玉貌想溫存，賸有殘臺認豔痕。多少詞家傳妙句，幾人名士弔芳魂。

玉墮香銷數百春，仙踪幾度下凡塵。可憐世事渾如夢，我亦人間憔悴人。」

此三十八年秋所作，回憶前遊，不禁慨然！

## 武則天不因私害公

武則天，名曩，唐山西文水人，以才色聞名於時，太宗選爲「才人」。才人者，古之女官名，晉武帝置之，至唐仍沿用。太宗崩，削髮爲尼，高宗嗣位，復蓄髮入宮，旋立爲皇后，甚得寵。此「討武曩檄」所謂：「……入門見嫉，蛾眉不肯讓人，掩袖工讒，狐媚偏能惑主，……陷吾君於聚麀者也。」高宗苦疾，后爲決事，稱旨，高宗崩，臨朝稱制，廢中宗，改國號曰「周」。有權略，善用人，卽一代賢良如狄仁傑者，亦樂於爲相。然恣情縱慾，寵幸張易之、張昌宗，實爲面首，而面首之多，更不知幾許人。歷代帝

王多選美女，以恣淫樂，所謂「後宮佳麗三千人」。而武氏尤而效之，暢所欲爲，玩弄男性，然而，始終不爲所惑而信其讒言，此千古之奇事，亦怪傑也。

相傳許州有「雌龍山」，時有擅堪輿者過此，觀察山形，尋得「龍脈」，突見魚游淺澗，捕而攜至山下，囑酒店爲烹製，及魚呈桌，雙目被挖掉，詰諸店主，知爲其幼女所爲，大怒，搗碎魚肉，不食而去。店主以碎魚食幼女，女卽後日之武則天也。武氏居帝位，以狄仁傑爲相，仁傑正色立朝，危言危行，張昌宗等畏而妬之，屢向武氏進讒言，欲黜仁傑，而武不爲所動，此等任人不疑，千古君王有幾人焉！武氏寵愛二張以外，又最矚魁梧奇偉之和尙「懷義」，懷義恃帝寵，輒出入朝門，意氣揚揚。一日，宰相狄仁傑朝，遇諸門，大怒，命衛士縛至相府撻之，皮破血流，懷義泣訴於武氏，武氏溫語慰之曰：「阿師！汝與朕係私誼，應從後門來，宰相出入之朝門，非汝所應走也。」不以私愛而壞朝制，千古人君又有幾人焉！仁傑見武后荒淫過度，乃進諫曰：「二張時在陛下左右，足爲盛名之累，陛下志在千秋，留此污點，殊爲可惜！願去而遠之。」武氏曰：「朕早知卿爲忠正老臣，故以國家重任委託，但玆私事，卿殊不宜置論。」然則，仁傑直言不諱，可謂敢言，而武氏不以爲忤，表示服善，難得其臣，更難得其君也。

武氏喜用特務，特務政治，古已有之。「周厲王暴虐，國人謗王，王怒，得衛巫，使監謗者，以告則殺之，國人莫敢言。……」武氏師其意，而擴其法，置銅匱，受密告，且昭示曰：「無實不問，實則厚給賞賜。」由是四方密告者蠡起。特務頭子索元禮、周興、侯思正、來俊臣等，亦應時以興，一時恐怖氣氛

瀾漫全國矣。其訊囚之刑，慘酷無奇不有，此今日蘇俄、中共等共產集團所借鏡而取法耶？武氏因瑯琊王李冲、越王李貞謀反，欲盡滅李氏之族人，永絕後患，初命監察御史蘇某主其事，蘇以皆無實證，日久不定讞。武氏曰：「卿大雅君子，此事非所宜。」乃改命來俊臣、周興主之，株連李氏宗親甚衆，賴宰相狄仁傑力爲營救，減刑者不鮮。朝臣亦有上疏諫止者，武氏殺意遂斂矣。先是，徐敬業討武豐楸，係出賂賓王之手筆，檄傳布京鄴，武氏聞之，暗暗稱奇，忿然曰：「有此人，不進爲朕用，宰相之過也。」其寬懷雅量，亦有足多者。余閱各家雜記，節取其要而錄之，從可知武氏雄才大略，公私分明，雖淫蕩好俊男，而經國決事，僅巾幗之中一人而已。或曰：以子所記，殆稗史野語，不足爲信，然而，爲信書，而盡可信者，又有幾篇呢？

### 民族女詩人倪瑞璿

宿遷位居江蘇之極北，與魯南皖北接壤。自春秋鍾吾子建國迄今，約兩千年。黃運並流，馬陵、五華兩山，毓秀凝翠，自項羽稱霸以來，武功較多，而閩秀詩人倪瑞璿篤生其間，洵地方之光也。

瑞璿生於清康熙某年，父爲明季諸生，早逝，母寡弟幼，無以爲生，乃相率赴金陵，依舅氏樊姓。及笄，適宜興人徐起泰爲繼室，起泰清舉人，曾官睢寧教諭，亦有文名。女士幼讀詩書，雅好吟詠。是時，明社既屋，去甲申之變不遠，故人民對清族統治，莫不悲憤中結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士夫騷人，尤多感慨，

每懷先朝遺烈，輒寄之於吟詠，而於奸佞誤國者，亦多貶詞。是故，女士詩詞，故國之思，激越之音，往往充溢於紙上，讀之令人起敬。

先是，宿遷有古達可、戴國柱兩烈士者，統率部屬，駐守城關，負保鄉禦寇之重寄，以忠勇見知於史可法。崇禎十四年，流寇李自成部將袁時中，竄擾睢寧、宿遷，古、戴兩部併力馳擊，戰於凌城廟，以衆寡不敵，俱殉職，史公命收葬忠骸，並於葬地立忠義祠，勒石以紀其功，而明史闕載。

康熙五十六年，距今、戴兩烈士死已七十餘載，古樹殘碑，知者漸鮮。瑞璿隨母過其地，入祠展拜，歎歎不已，曾賦詩以紀其事：

「秋風鳴高空，亂峯下斜照。老樹枝交天，蒼黃覆古廟。入門捫殘碑，太息拜遺貌。憶昔明運衰，羣盜起聚嘯。剽撫兩失策，蜂蠆變虎豹。所過無堅城，蒼生任凌暴。二公真人豪，忠貞出天造。金鐵冶成心，冰霜礪寒操。賊鋒一朝來，失石躬親冒。官小誓捐軀，力薄那自料。慷慨互爭先，從容共談笑。燃炮擊賊入，天地為震悼。賊用魘魅法，蟻聚蜂屯到。衆寡勢不當，頭斷臂猶掉。成仁並取義，日月爭光耀。碧血灑平蕪，賊馬不敢蹈。至今曠野中，白日常見燒。如何八十年，薦紳少憑弔。姓氏已稀傳，父老猶相告。蘭臺事纂修，幽微須闡耀。誰為秉筆者，搜求不遺奧。

女士侍母僑寓南京時，目擊秦淮風月，金陵王氣，在幾度歷滄桑之後，已黯然失色，「殘山留廢壘，

戰馬臥空壕」。詩人心緒，益增蒼涼，嘗作金陵懷古長律云：

「石頭天險壯層城，虎踞龍蟠舊有名。鼎峙三分吳大帝，渡江五馬晉東京。

高臺鳳去荒煙滿，廢苑螢飛茂草生。往事不堪頻想像，夕陽西下看潮平。」

弘光時，君國慘禍甚烈，賄賂公行，是非顛倒，君子道銷，小人道長，阮大鍼、馬士英之徒當政，爲華夷之仇，銜復社之恨，遂摧殘忠良，無所不用其極。而對史可法揚州告急文，掩耳不聞，終成崩潰不可收拾之局面。女士讀明史馬士英傳有詩曰：「王師問罪近江濱，宰相中書醉未聞。復社怨深謀汲汲，揚州表到血紛紛。金塘舊險崇朝棄，郿塢多藏一炬焚。賣國仍將身自賣，奸雄兩字惜稱君。」又有憶母詩一絕云：「河廣難航莫我過，未知安否近如何？暗中時滴思親淚，祇恐思兒淚更多。」詩固平淡，而孝思彌篤。

瑞璿生逢清初，故國情殷，每有所作，皆充溢民族思想，誠民族詩人，抑一代奇女子也。吾江蘇宿遷縣夙刊行「倪瑞璿詩鈔」，余藏有此本，惜已遺失。今見邑人張君用寔發表記倪女士長文一篇，乃采其要點，編入劄記，並敘明來源者，蓋不掩人之美也。

## 天國女狀元傅善祥

清季政治頹敗，綱紀廢弛，洪秀全乘時崛起南服，樹反清興漢之義旗，風聲遠播，黨徒日增，武力亦

逐漸擴充，乃揮軍北進，節節勝利，據有南京，稱太平天國，幾佔全國半數以上之地域，於是沿清制，開科舉取士。按清制科舉制度，正常考試，大別爲四類，一爲小考，以縣試，府試，院試三種程序，以後定去取，第一名曰「案首」，餘稱「邑庠生」，俗所謂「秀才」。一爲鄉試，各省主之，於秋季舉行，謂之「秋闈」，中試第一名曰「解元」，餘稱「舉人」，具有秀才或捐監之資格，方得應試。一爲「會試」，於京都舉行，禮部主之，中試第一名曰「會元」，餘稱進士，必具舉人資格，始得應試。最後曰「殿試」，歷由皇帝親自主持，實則由閱卷大臣代理，成績優異之進士，始得與焉。終於呈經皇帝欽定名次，第一名曰「狀元」，次曰「榜眼」，次曰「探花」，餘則以進士及第，分別授職官。此外有所謂「附生」、「增生」、「廩生」、「貢生」，貢生又分若干種，此皆中秀才後，歷經考核而定焉。

狀元爲科舉中，最難獲得，亦最崇高光榮之徽號。士子十載寒窗，享此盛名，亦足以揚眉吐氣矣。有清一代文章學術，如袁枚、曾國藩、李慈銘以及康有爲等，亦即進士而已。而女狀元則更空前絕後，有之，惟太平天國時傅善祥一人而已。善祥，江蘇南京人，邑庠生傅槐之女，槐能文章，有名於時，尤對地方慈善事業，喜傾囊以助，鄉里稱善人。善祥生而穎慧，美姿容，幼從父學，讀書史，過目不忘，年十五，父母俱棄養，依兄嫂爲命。未及笄，四書、五經、諸子百家語，皆畢讀矣。

太平天國開女科取士，天王妹洪宣嬌爲大主考，張宛如，王自珍副之。女子參加大考者，二百餘人。善祥亦與焉。考試題爲「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」另有「北征檄」，「應制詩」。善祥對難養兩字，戲

斥不遺餘力。以爲女子之心思，才力，氣質，不遜於男子，主政者，有武則天；擅文者，有蔡文姬、謝道韞；習武者，有花木蘭、秦良玉，載諸史乘，不一而足，非難養也。答在主政者，重男輕女有以控制耳。其北征檄有曰：「……今也天心悔禍，漢道方隆，直掃北庭，痛飲黃龍之酒，雪恥南渡，並權黑羯之巢。……」斯時，太平天國雖奠都南京，僅半壁山河，北京仍爲滿清所佔有，非北伐不足以統一，則北征之命題，善祥已深明其旨，故能慷慨激昂，道之中肯也。應制詩有句云：……「聖德應呈花蕊句，太平萬歲字當中。」此等通俗語，深合天王口味。宣嬌閱卷，擊節稱善，認爲議論嚴正，才氣卓越，遂呈閱天王，點爲狀元。策馬過市，萬人仰望，極一時之大觀。時，東王楊秀清主大政，對善祥尤加贊許，於是網羅應考之女士，編入女館，以善祥統領之，故中國女權在太平天國時已肇其端矣。迨秀清與北王韋昌輝互開敗死後，善祥聲勢亦稍斂。及至曾國藩攻破南京，太平天國全部崩潰，相傳善祥改名易姓，不知所終。一代巾幗天才，從此湮沒，徒使後人臨風景慕而已！

### 一代奇女子賽金花

傅彩雲，江蘇蘇州之名妓，亦一代之奇女子，豔聲噪全國。庚子八國聯軍陷北京，有功於國家，而施恩於京人者尤深。彩雲一生，約可分爲三時期，亦有三四姓名。第一期，名曰傅彩雲，爲狀元夫人，極一時之華貴。二期，名曰曹夢蘭，亦稱靈飛，重操舊業，所謂：「洋場十里煙花蔽，金字牌名曹夢蘭」。三

期，改名賽金花，復度神女之生活。樊樊山之「前後彩雲曲」，曾孟樸之「孽海花」，劉半農之「傳記」，描寫甚詳矣。

先是，為妓於蘇州，狀元洪鈞見而大悅之，以重金置為簞室。洪鈞者，同治七年狀元，曾任出使英、俄、德、奧、比五國大臣，當其使英時，鴛鴦並駕，豔滿英倫。其時，英女王年垂八十，雄長歐洲，彩雲出入宮庭，獨與抗禮，嘗並坐照像，時人以爲殊榮。歸後居京都，洪鈞病逝，獨處無聊，遂返滬上，改名曹夢蘭，重度神女之生活，五陵公子，舊日王孫，又復飽嘗殘香矣。年雖已三十，而凝脂柳腰，猶不減於當年。所居之香房，有某女士書贈一聯云：「豐采南都卜賽賽，舊游京洛李師師。」

庚子再入京都，會，八國聯軍陷北京，統帥爲德國瓦德西大將，此固彩雲隨洪鈞使德時之舊識，於是同棲西太后之儀鸞殿，繾綣日殷。是時聯軍奸淫搶掠，無所不爲，清廷留守諸大臣結舌莫敢言，彩雲獨訴諸瓦德西止其暴行。且凡有關乎聯軍欲使中國難堪者，亦必力爭之。樊樊山後彩雲曲所謂：「彩雲一點菩提心，操縱夷獠在纖手。」孰料，夷禍日深，激動上天震怒，儀鸞殿突然夜半火起，瓦德西抱彩雲雙裸破窗逃。故「後彩雲曲」有云：「……誰知九廟神靈怒，夜半瑤臺生紫霧。此時錦帳雙鴛鴦，皓體驚起無襦褲。……」刻畫極爲豔膩。不圖，朝局之斡旋，民生之利賴，不在諸公之袞袞，而繫一女之纖纖，豈可以其爲娼妓，而掩其志氣，泯其功德已哉！所謂：「一代紅妝照汗青」者，非虛語也。

江東才子楊雲史「靈飛事蹟記」有言：「庚子拳禍作，七月聯軍入京師，兩宮西狩，時靈飛更名賽金



花，方爲妓，有德軍入院醜擾，靈飛以德語善款之，歸而告其酋瓦德西，瓦異，召而與語，悅之。〔雲史並有詠彩雲詩云：

「寒日餘姿事可哀，畫圖省識趙陽臺。爲君一掃齊東語，自有閒人憑弔來。

庚辛板蕩痛天驕，凝碧池頭絃索高。一曲琵琶解胡語，烏珠軍令肅秋毫。

京闕生塵萬戶空，婆心仗爾營連風。宮中寶玉闈中秀，完璧都從皓齒功。」

從詩可見彩雲維護京師，保全無數閩秀，其功德殊不淺矣。

彩雲暮年，歸國會議員魏某，故常自署曰，魏靈飛。魏某亡後，生計益艱，日坐陋室，禮佛懺悔，往昔交遊，恐不下數百人，皆遺亡而無助之者，車水馬龍一變爲門可羅雀矣，人情冷暖，可慨也已！彩雲老死，葬於北京「陶然亭」，與香塚爲鄰，墓前碑聳立，地下有知，亦可稍慰。死後十餘年有某名士展墓，以詩弔之。詩云：

「庚子洪羊劫，淒涼晚蓋棺。市朝蒙恥重，裙帶折衝難。痛念前朝事，深憐粉黛功。

記曾同一飯，忍淚話途窮。金粉南朝選，胭脂北里緣，白楊風颯颯，秋晚有啼鶉。

緣錯三生石，情深八月槎。卜鄰近香塚，晨夕共天涯。」

猶憶某年，彩雲蹇滯京都時，余之同學友王君，夙慕其豔名，懷金往，既見，則鷄皮鶴髮，耳重聾，目已瞶矣，乃遺五十金爲贈，悵悵而歸。

## 黃克強功成不居

黃興先生，初名軫，字廔午，後改名興，字克強，生於湖南善化縣，誕應天衷，聰睿絕倫。二十成秀才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與宋教仁、陳天華、馬福益諸先烈倡導革命，遠走東京，讚佩孫中山先生，義氣相投，從此孫黃並稱，中外仰望，此為推翻滿清政府，建立中華民國之重要關鍵。

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一役，黃興統率革命志士，進攻廣東總督公署，身先將士，兩指傷斷，功雖未竟，而黃花岡驚天動地之戰役，足以動天地、泣鬼神，以爭光日月。蓋無黃花岡轟轟烈烈的犧牲，亦無武昌起義之成功。先是，武昌首義，黎元洪為大都督，清將馮國璋領軍來犯，聲勢甚壯，而革命軍銳氣雖盛，然缺乏大將指揮，人自為戰，號令不能統一，黃興自上海馳往督師，與馮國璋血戰四晝夜，旋被公推為總司令官，堅守漢陽，揮軍迎敵，與清軍相持一月之久，各省先後響應，卒以奠定革命之基礎，而開創民國的新局。凡此犖犖大端，私家實錄甚繁，國史亦有詳載，余可無多錄，獨取黃興一二逸事及詩詞，以實余之劄記。

全國革命大勢既定，中山先生自歐洲歸來，受各省代表之擁戴，當選臨時大總統，當時以功勳資望論，黃興應為副總統，以繫全黨同志及天下之人心，然而黃興功成不居，力主以黎元洪為副總統，以身下之，就陸軍總長，兼參謀總長。及中山先生辭總統職，黃興任南京留守，以期鞏固南都，以防北方之變化。

功成居高位，爲自然之理，而黃興亮節謙懷，不求榮顯，而務實際，稽諸古史，從少見焉！當其卸任留守，於返湘途中有贈友人詩云：「卅九年知四十非，大風歌罷不如歸。驚人事業隨流水，愛我園林向落暉。」高懷清風，從詩中可以概見。

當年，黃興留學日本時，與同鄉楊度同學又復同寓。〔楊度，湖南舉人，文章才辯，有名於時，亦卽後日發起籌安會，擁護袁世凱爲皇帝，所謂六君子之首領。居日本，隸「立憲派」，與梁任公等，倡保帝排后之說，與黃興，及胡漢民，汪精衛之革命派，時相筆戰，黃興與楊度，既同處，終日辯論國事，甚至面紅耳赤，然仍不失爲摯友。故黃興逝世，楊度輓以聯曰：「公誼不妨私，平時政見分馳，肝膽至今推摯友；一身能敵萬，可惜霸才無命，死生從古困英雄。」卽此可見黃興之寬懷雅量，公私分明，又是一大特點。

黃興致孫中山先生書，係在新軍失敗以後，廣州三二九起義之前。書中計劃革命進行，周詳精密，無微不至。此爲革命不朽之文獻，寧僅文字可寶而已。胡漢民跋其後曰：「……余與先生共處數年，且共從事於欽廉、鎮南關、河口、新軍、廣州諸役，先生雄健不可一世，而處世接物，則虛懷縝密，轉爲流輩所弗逮。先生使人，事無大小，輒曰慢慢細細，余耳熟是語，以爲卽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，然廣州三月二十九日，乃毅然不顧一切，以犧牲之精神，爲開國之先導，此先生之不可及也。」

黃興先生輓劉道一七律云：「英雄無命哭劉郎，慘澹中原俠骨香。我未吞胡恢漢業，君先懸首看吳荒

。啾啾赤子天何意，獵獵黃旗日有光。眼底人才思國士，萬方多難立蒼茫。」又嘗書聯云：「滿目雲山俱是樂，一毫榮辱不須驚。」「古人却向書中見，男子要爲天下奇。」「冲霄黃鶴有奇翼，拔地蒼松多遠聲。」其虛懷意志，高尚節操，溢於言表，豈止詞翰雅健而已！

黃興先生女公子振華女士，現任立法委員，溫厚有先生德風。余嘗過其私邸，見有于右任書贈一幅云：「開國之功不可忘，國人猶自說孫黃；黃花滿地天如醉，猛憶元戎舊戰場。」蒼涼感慨，涵義彌深。總之，以黃興赴義恐後，百折不回之精神，豪邁恢宏之風格，爲聖爲賢之修養，雖建掀天偉業，蓋世勳名，依然不失書生本色，此最難能也。假使天假以年，只恐中華民國歷史，另作寫法。

### 李烈鈞雅好擊劍

李烈鈞，字協和，江西武寧人，幼聰睿，好擊劍，孝於親，至性過人，有古任俠風。父名仁民，業商，家不過中資，而好施與，鄉黨稱善人。凡遇爲富不仁者，輒當面數其罪，以此爲地方豪富所銜恨。里中有某土豪，好漁色，強奪地方寡婦幼女，有不肯從，而自殺者數數矣。仁民憤而訟於官，土豪懼，乃私以重金賄協和，使其父訟，戚族多勸受金，協和憤然曰：吾父此舉，義也，諸父老應協助之，奈何受奸人誘耶？土豪又藉里中大盜案，誣控其父通盜，竟被逮捕，將治罪，協和逕詣縣令，長跪致詞曰：烈鈞實不肖，貽父憂，願以身代父罪，囚殺唯命。縣令，嘉其孝行，釋仁民，就孝思勇氣，已非尋常少年所能及！

會，武備學堂，徵集青年入伍者，協和與焉。旋選送日本留學，入士官學校，習砲科，稱高材生。民前三年，謁孫中山先生於東京，孫先生與語大悅，許爲國器，引爲同志，凡關軍事大計，必諮而後定。嗣後運籌帷幄，無役不從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孫中山先生逝世時，青年黨領袖曾慕韓輓之以聯曰：「百戰相依惟一李，千秋遺憾誤三陳。」其言有自矣。協和於清末回國，混跡於滿清軍界，實則奉命主持長江下游革命軍事。初任南昌標營管帶，以精幹爲上級所稱許。時，清廷以李經羲總督雲南，袁世凱方於北洋小站訓練新軍，段祺瑞實輔佐之，李經羲與段祺瑞爲同鄉，瀕行時，詢以新軍青年人才，祺瑞以唐繼堯、李根源、李烈鈞對。故李經羲蒞任後，即命協和爲雲南講武堂教官，陸軍小學總辦。所至之處，莫不以密結同志，圖謀大舉，才華旣稍顯露，人多疑而忌之，故協和外假漁色，以自晦跡。世人不察，譏其好色，其實有所爲而然也。

辛亥武昌首義之前夕，協和方觀秋操於太湖，道出九江，斯時，各省革命運動，風起雲湧，協和擁有勁旅，馳驅於長江一帶，夙夜部署，以待大舉。安慶地方混亂，親往平之。旋以清帝遜位，皖人奉爲大都督，南北議和成，罷兵。江西省議會連電促其回贛，遣代表歡迎於途者，絡繹不絕。於是徇父老之請，率三千人入贛。就大都督位，受任之翊日，即宣佈綏靖辦法，剿撫兼施，斬亂首陳桂林於市，其餘強者殺之，弱者撫之，法不枉縱，閭閻粗安，全省稱慶。泊夫二次革命討袁，首先發難，卒以衆寡懸殊，失敗離贛，惟護國軍興，李烈鈞亦爲重要領導人物，此後追隨中山先生馳驅中外，帷幄參贊之功，誠革命將領中

之錚錚佼佼者。及民國十六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任國府委員，與蔡元培、譚延闓爲三常委之一。明年，北洋軍閥孫傳芳渡江來犯，桂軍大將白崇禧指揮革命軍與孫傳芳鏖戰於江南之龍潭時，南京空虛，惶恐萬狀，而協和坐鎮國府，從容應變，其維繫大局之苦衷與功勳，昭著國史。

協和燕居，好讀書，喜文藝，詩文豪壯有霸氣，書法顏魯公，得其神韻。與再造共和元戎雲南唐繼堯、萱慶爲留日士官學校同期同學，稱莫逆交。萱慶有送協和赴蜀詩四首云：「蓋世雄才誰與儔？祇應砥柱作中流。登高一笑昆明水，江海蛟龍貯得否？肝膽交情贈寶刀，偕行舊誼詠同袍。龍驤虎踞山河壯，留與他年說二豪。蒼生塗炭最堪憐，淚灑天涯又七年。寶劍同磨江戶水，聯床夜夜話中原。不必臨歧作嘆嗟，滇池蜀道盡中華。曠懷舉世皆兄弟，處處江南總是家。」默誦斯作，胸懷與抱負，昭然可見，而詞藻爲餘事，尤其以之贈協和，更覺親切有味。迨抗戰期間，協和重遊昆明，展拜唐繼堯墓，號啕大哭，生死交情，於斯可見矣。

### 徐錫麟刺殺巡撫

清季政治窳敗，民不聊生，外侮日亟，志士仁人醞釀革命排滿，青年人爲尤甚。徐錫麟，卽其中之一人而犧牲最慘。徐錫麟，字伯蓀，別號光滿子，浙江山陰縣東浦村人，家臨鑑湖水鄉，風景幽美，嵐青川明，宜生卓異之人物。徐錫麟幼穎慧，好讀書，稍長，任教「紹興中學」，旋赴日本留學，又回國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，中副貢生，時，章太炎、蔡元培、吳稚暉等，在上海創設「愛國學社」，暨「同志會」，徐錫麟與陶成章等，亦組織「復古會」，未幾，兩會合併，即後世所謂「光復會」。其會員以金牌爲徽章，中鏤字篆文，背面鑄四句云：

「黃河淵源浙江潮，衛我中華漢族豪。莫使胡人留片甲，軒轅神胄是天驕。」

光緒三十二年，徐錫麟向友人借千金，捐道員，分發安徽，因得與巡撫恩銘接近，僞裝勤謹效忠，實則密結「同志」，圖謀大舉。三十三年，被委爲巡警學堂會辦，進行革命的機會更多。是年五月二十八日，巡警學堂行結業典禮，徐錫麟乃預埋炸藥於禮堂，設宴其中，邀請巡撫、司道、府、縣官與宴，期圖一網打盡。屆時，徐錫麟請恩銘等依次入禮堂，徐錫麟軍服立階前，率從官行禮畢，學生魚貫入，徐錫麟突趨前大聲曰：「今日革命軍起義矣！」恩銘愕然！反問曰：「君胡知之？」語未畢，炸藥爆發，羣情混亂逃遁，徐錫麟急抽所藏兩手槍，左右並射，恩銘仆地，徐錫麟揮刀出禮堂，大呼曰：「巡撫已死，我等可疾往軍械局。」時司道馮煦已乘隙逃入校之左首鐵佛庵中，飛調巡防營來援，包圍軍械局半日，不敢進攻。馮煦乃懸重賞萬元購徐錫麟，營兵始猛攻，終被俘。馮煦與臬司裕秀鞠，徐錫麟問曰：「巡撫死未？」馮煦佯應之曰：「小傷耳。」徐錫麟聞言，神氣沮喪，垂首不語。馮煦復言曰：「汝知罪否？明日將剖汝心肝祭巡撫。」徐錫麟至此，仰天大笑曰：「巡撫已死，吾志酬矣，寸磔我，可也，何論剖心肝。」馮煦復責之曰：「巡撫待汝不薄，汝何忍出此？」徐錫麟抗聲曰：「彼待我爲私恩，我殺彼乃公仇也。」又

復指馮煦等而言曰：「汝等不死，真僥倖矣。」裕秀聞言大驚！幾陪。徐錫麟笑曰：「殺汝等無濟我事。我原擬先殺恩銘，次及其他滿洲人，我捐道員做官是偽的，爲革命是實。此事只我一人主動，學生盡是脅從，實無辜也。」翌日就難。朝廷旨，先剖心致祭，後斬首。馮煦奏請先斬首而後剖心，此殆基於人道？馮煦，字夢華，號蒿庵，江蘇金壇人，光緒丙戌探花，擅倚聲，能書，著有蒿庵隨筆，有名於時。入民國後，辦理慈善事業，年九十餘，終老於上海。因與徐錫麟刺殺恩銘案有關，且知重人道，故併記之。

## 半林夕照照秋瑾

秋瑾，字璿卿，又號鑑湖女俠，浙江山陰人。幼穎慧，美姿容，七八歲能誦詩古文詞，十五操筆爲文，朗朗可誦。暇則輒好啓父書櫥，得讀黃梨洲「明夷待訪錄」、顧亭林「天下郡國利病書」，大喜過望，而民族思想、革命意識，遂胚胎於斯時。

甲午中日戰敗，清廷弱點畢露，康有爲、梁啓超，倡導變法維新，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排滿。女俠年芳十八，芳心怦怦然動。明年，隨父之官長沙，與世家子王廷鈞成婚，非所願也。旋悄然赴日本，識孫中山先生於東京，服膺其說，中山先生每語同志曰：「秋瑾同志，是中國女性模範，亦吾黨之生力軍。」

未幾，返國，行前有詩曰：「鍊石無方乞女媧，白駒過隙感韶華。瓜分慘禍依眉睫，呼告徒勞費齒牙。祖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。一腔熱血愁回首，腸斷難爲五月花。」又於同志宴會席上，拔刀起



舞，引吭高歌：「不惜千金買寶刀，貂裘換酒也堪豪。一腔熱血勸珍重，灑去猶能化碧濤。」其慷慨悲歌，往往如此。

既抵上海，識浙江革命鉅子蔡元培、徐錫麟，抵掌論革命大事，意氣相投並與徐錫麟約曰：「吾黨應以實際行動部署革命工作。」徐錫麟聽之，遂赴安徽。女俠則自任大通學堂堂長，日率學生，演習兵操，常策馬操場，儼然糾糾武夫，人多以爲怪，女俠笑曰：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

及聞徐錫麟以刺殺恩銘遇難，悲憤填膺，乃組織敢死隊潛赴紹興城。義旗一舉，全浙震動，巡撫張曾勳調大軍渡江進攻，女俠揮師應戰，以衆寡不敵，敗績，就擒。屢經嚴刑鞠訊，則緘口不答，僅書：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七字而已。遂於六月初五日，綁赴山陰古軒亭口，臨刑時，昂首回顧，從容就戮，一代豪俠，遂與世長辭矣。死後暴屍亭口，無人敢葬，其義姊吳芝英親往收殮，移柩杭州，葬於西泠橋畔，親書墨碣曰：「嗚呼！鑑湖女俠之墓。」芝英，無錫舉人廉泉之妻，桐城古文家吳汝綸之姪女。相傳清廷曾詔地方官平女俠墓云。

詞曲家吳梅，懼安，哀悼其慘死，有詞云：

「半林夕照，照上峯腰。小墓冬青少，有柳絲數條。取麥飯香醪，清明拜掃。恁三尺孤墳，也守不牢？這冤怎樣了？土中人，血淚拋，滿地紅心草，斷魂可招！你敢也俠氣陰風在這遭！」此詞文采葩發，傳誦一時。

## 徐樹錚豪情萬丈

徐樹錚，字又錚，江蘇蕭縣人，幼穎悟，七歲能詩文，有神童之譽，十三歲中了秀才，十七歲，歲考，一等第一名，成廩生。此時，袁世凱爲山東巡撫，樹錚環顧海內，認知袁世凱應是有作爲的人物，於是踵轅上萬言書，暢論經國大計。不巧，袁世凱適居親喪，沒有結果，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，一談之下，傾心佩服樹錚，從此確定了他一生事業發展的路線。

未幾，他就隨着段祺瑞，跟袁世凱一起到保定去了。有一天，他正在操場上和一般官兵下操時，袁世凱，段祺瑞，適來觀操，看完之後，段祺瑞問袁世凱曰：「你看將士中有沒有特殊人才？」袁世凱曰：「其中有一個年輕人，滿臉書氣。」段祺瑞即令傳令兵把這個人喊進來，他就是徐樹錚。自此，得到袁段兩巨頭的特別賞識，不久，派赴日本留學，進士官學校。回國後，參贊段祺瑞帷幄，成爲段祺瑞幕中最有辦法，最有權力的惟一要人。段祺瑞數次組閣，幾乎都有他運籌其間。其才力之強，任事之勇，並世少與抗手。他暗中操縱國家的大政，迭次政潮，幾回大戰，他是幕中的要角。崇拜他的人，稱之曰：才氣蓋世，霸力無敵；反對他的人，却恨之刺骨，就連位居總統的徐世昌亦最怕小徐。（國人慣稱徐世昌爲大徐，徐樹錚爲小徐。）但有時亦愛小徐，且想利用小徐，而小徐終其身，祇任其怕，不接受其愛，更談不到利用了，能用小徐者，祇有段祺瑞一人而已。

徐樹錚一生，雖慣好興風作浪，鼓盪政潮，但他有一個基本思想與主張，那便是尊敬學人、正人、文士，反對昏庸、奸佞，想盡方法打擊奸類，剷除壞人，而且不擇手段的快幹、硬幹。他一生轟轟烈烈掀天事功，舉其大者：他曾奉命爲西北籌邊使，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，統率大軍，直趨蒙古，蒙人扶老攜幼，歡迎於途，王公喇嘛以下徒步郊迎四十里，拜伏道旁，歡呼大將軍來也。既綏定蒙古，於是替他們定體制，理生計，興地利，設銀行，開工廠，創學校，立市政，設醫院，改關稅，築鐵路，短短期間百弊俱除，百利俱興。而直系軍閥忌其功高，懼其業就，乃以軍力威迫政府免他的職，遂倉卒解職回京。

徐樹錚叱咤風雲，所作所爲，多建卓異的事功，但因鋒芒畢露，手段毒辣，而遭嫉履險，亦殊異於常人。某年失敗後，避居上海，閉門謝客，重讀經史百家語，與文章家，經學家，林琴南、馬其昶、姚永概、柯劭忞等，談經衡文，又按日學寫漢隸諸碑。並且，每日教導兩個年輕貌美的如夫人，讀書、寫字、唱崑曲。他有句云：「珠櫛記曲人如畫，翠袖談經更起予。」恐怕這是他一生中，最優閒的一段生活。旋於民國十一年，徐樹錚久靜思動，於是隻身潛入福建，說服了他的舊部王永泉將軍，起兵趕走都督李厚基，並設置「建國政制置府」，統治全閩軍政，但以一省之地，不足大有作爲，仍委政於王永泉，悄然離閩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與孫中山先生發生很好的關係，他曾到廣州，又受吳忠信迎接到廣西與中山先生見面，兩人談得非常融洽，中山先生曾語人說：「徐樹錚此來，慰我數年渴望。」但是，他與段祺瑞恩義太深，不然的話，他能輔佐中山先生，可能於黨國更有很大裨益。

民國十三年，段祺瑞受各系軍頭擁戴爲臨時執政，派他爲「考察歐美日本各國實業專使」，凡歷十二國，隨員十五人，皆是當代專家碩學，使車所到，上自君相，或元首，閣揆，下逮士庶，莫不殊禮相待，而且，在英國牛津大學，講演中國樂制，又在其他各國講演中國學術源流，經傳大義，聽者莫不嘆服。在考察期中，不幸中山先生逝世，他寄聯輓之曰：「百年之政，孰若民先？何居乎，一言而興，一言而喪；十稔以還，使無公在，更不知，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？」當時上海各方文人評論，譽爲全國第一。及至考察竣事，回國至北京向段祺瑞執政述職後，專車南下，過廊坊車站，爲西北軍將領馮玉祥陰陵部屬刺殺之。時在民國十四年，年僅四十有六歲，中外文人哲士，莫不同深痛惜！南通張季直輓之聯曰：「語讖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焉感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薄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？」

徐樹錚聰敏絕頂，於學無所不窺，善爲詩古文辭，尤長詞曲，論文導源於班馬，而以唐宋八家爲正宗，詩嗜杜甫，詞學白石，夢窗諸家，曾校刊趙注孫子，桐城吳氏評點史記，漢魏六朝名家集選，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，都十餘種。又著遵雅集，及建國詮真二十三篇。現在，摘錄他幾首詩，來作劉記的結束。其答友人七律一首曰：

「函巷欣迎長者車，櫻情寵辱已蠲除。功名塵土空談笑，意態風雲自卷舒。  
萬馬無聲秋塞月，一燈有味夜窗書。登壇旗鼓君休詫，依舊蕭蕭似隱居。」

此首五六兩句，置諸大家集中，亦無愧色。又有「六月十五夜對月」一律曰：

「購我頭顱十萬金，真能忘我亦知音。閉門大索喧嚴令，側帽清遊放醉吟。

白日歌沈燕市筑，蒼波夢引海舟琴。雲天不盡纏綿意，敢負生平報國心。」

此詩係在直皖大戰失敗後，政府指徐樹錚爲禍首第一人，通緝，懸賞十萬元購他的頭顱時所作的。他又在兩句云：

「美人顏色千絲髮；大將功名萬馬蹄。」

此亦是傳誦海內的名句。我依照徐樹錚的年譜，撮記他萬分之一的事蹟，不禁感到芒碭山色，光芒凌空。

## 一代通人葉德輝

葉德輝，原籍浙江，因其先人經商於湘，遂爲湖南長沙人。字煥彬，晚號郁園先生，面麻，齒露，時人呼爲葉麻子，彼亦輒曰：「我葉麻子如何？如何？」據說：他是清季進士，並未出仕，可是，他的學問淵博，不失爲一代通人，有「郁園全集」行世。集中有「雙梅影閣叢書」，另版刊行。書中有「素女經」，描寫男女性愛，毫不隱諱，而葉麻子的名，更因此騰播四海了。

葉麻子體格粗壯，滿面圈斑，酒酣飯飽時，與朋友談起男女間事，口沫四濺，旁若無人，語語逼真，年已六十餘，健康如青年人，猶藏許多妙齡妾婦，供其淫樂，真可稱爲一代怪物，大膽作風呢！

家中所藏精版書籍甚富，所編著書籍目錄，亦爲讀書人所重視。海內論藏書者，莫不提到葉麻子。每年必曬書一次，從不假手於妻妾子姪，親自整理，並於書齋內張貼一條曰：「老婆不借，書不借。」又張一條曰：「鴉片不吃，麪不吃。」因自鑄一章曰：「四不朽人。」惟賦性豪俠，喜爲人「抱抱不平」，尤好獎掖後進，凡有讀書人晉謁請教者，照例拒收禮物，但卽席命題，令其作文，並示之曰：「此卽禮物」。文完成後，卽刻代改，雖改全篇，亦無吝色，又往往語於友人曰：「某也聰明，某也魯鈍」，並各評其將來得失榮枯，亦無不驗。所以青年士子，皆以得拜葉門爲榮幸。

市中有富商子將結婚，持紅箋懇求作賀聯，麻子毫不思索，揮毫疾書曰：「痛不欲生，惟天可表；癢得要死，無地自容。」此等污穢語，刻畫想入非非，非麻子誰敢爲之！蘇東坡喜笑怒罵皆成文章，麻子庶幾近之。

民國十六年，共產黨襲據長沙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，並召集農民大會，流氓地痞，盲從附和，鬧得天翻地覆，麻子喟然嘆曰：「亂世英雄刀俎肉。」詎料，此竟成爲讖語。又撰一聯詆之曰：「農運方興，稻梁菽麥黍稷，一般雜種；會場擴大，馬牛羊鷄犬豕，六畜成羣。」共產黨徒聞之，遂糾合羣衆，包圍葉宅，麻子挺身而出，指而罵曰：「國民黨有復興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，共產黨是亡國滅種的主義，狐羣狗黨，豺狼當道，我今不死，尙有何待！」暴徒不待其詞畢，綁赴遊街，並開鬥爭大會，遂以亂槍射死。一代怪傑，三湘通儒，從此長埋黃土。

## 韓國鈞懸櫬抗日

韓國鈞，江蘇泰縣海安鎮人，清季名臣，入民國後，曾兩任江蘇省長，字紫石，亦曰止石，或稱止叟，蘇人通稱之曰韓止老。晚年息影田園，但依然關心地方事業，負擔治河導淮的重任。平時喜臨池，書法顏歐，並參以各家所長，草書學王覺斯，亦能得其神韻。我還記得，當我追隨友人王公璉經略徐海軍政時，瀕行前，懇請止老贈書，以壯行色。他老人家用大草寫長聯，曰：「遠引江山成控帶；平看鷹隼去飛翔。」可惜已因離亂遺失了，至今猶抱憾不已！止老作書，往往閉門焚香執筆，執其頂端，若不費力，但字却沉着入紙，蒼勁非常。

先是，止老青年爲秀才時，家道式微，以教讀爲生。相傳曾聘定王姓富家女爲妻，將屆迎娶時，女誓死不願歸窮秀才，父母憂之，她的妹妹，密語母曰：「喜期快到了，姊不願去，我願代替」，卒如期歸韓門。夫婦感情諧和。新婦向止老曰：「何不習舉子業？」曰：「窮而恃教學糊口，無川資赴金陵應試，奈何！」新婦盡出其粧奩費付之。止老於是發憤下帷，卒中秋闈前十名舉人。大挑爲縣令。從此鸚鵡鰥鰥，白首益堅。止老所任縣令，及太守，政聲丕著，累遷陞爲大吏。暮年，重任江蘇省長，夫人老病歿於任所，止老撰文悼之，有曰：「……………國鈞終身不二色，夫人出之……………」其感恩知己已流露於言外了。

盧溝橋變起，日軍進襲，咄咄逼人，泰縣繼淞滬淪陷，時，止老已八五高齡，堅臥鄉里，閉門謝客。

日軍將領南布，求其作書，不得已，乃撰聯貽之曰：「日月會隨天北轉；古今幾見海西流。」據聞此聯會爲汪精衛見及，擊節稱善。未幾，日軍迫其赴南京參加和平運動，止老乃懸棺於堂前，向日軍誓之曰：「若迫我行，吾卽入棺」，日軍莫可如何。旋以氣忿而卒。當其彌留前，曾授意家人，致電重慶國民政府，以「黃禍不早防，蘇省將爲魚矣。」時，江蘇省政府移置於淮北，特開追悼大會，紀念此江蘇大老，一代完人。余撰聯悼之曰：「遺電見孤忠，易簣不忘桑梓事；危言昭大節，暮年尤見桂蠹心。」

止老子孫，無甚顯貴，惟其兩姪，有名於時。一爲韓燾，字洽初，法學專家，曾任最高法院院長，已於昔年逝世。一爲韓同，字叔蘇，現任立法委員，虔誠禮佛，不失爲敦厚之士，余當年大學時同學，故並記之。

## 吳佩孚力保晚節

距今四十年前的爭威將軍吳佩孚，風雲叱咤，威名震動中外，有人說他是北洋軍閥巨擘，也有人說他頭腦頑固，始終主張以武力統一中國，但，我們平心靜氣的研究，他不失爲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。他的武功和對國家的貢獻，是功，是罪？不願多說，更不願多加批評，只是把他一生好讀書，能詩文，倔強剛正，始終如一，尤其他的晚節，大義凜然，略述一些，以供後世傳奇吧！

吳氏，字子玉，山東蓬萊人，生時，父夢明代大臣戚繼光至其家，繼光別號佩玉因以佩爲名，以玉字



之，此固不足爲徵，而人言鑿鑿。二十三歲，考中第三名秀才，詩文已爲地方長老所稱許。二十九歲考入袁世凱在保定所創辦的陸軍速成學堂，以第一名畢業，派爲中尉，從此棄儒冠，穿軍服，以智勇兼全，戰功卓著，至總司令，號稱爭威上將軍。當他駐節洛陽時，適值五十誕辰，全國軍政要人，及名流碩彥，莫不爭赴洛陽祝壽，卽素以聖人自許的康有爲，亦扶杖參加。並親書壽聯云：「牧野鷹揚，百歲勳名才半世；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」一時傳誦海內。及至奉直大戰，他的重要將領馮玉祥倒戈，禍起蕭牆，遂大敗而不可收拾了。

先是，他駐節洛陽，以爲練兵之地，同時，並修周公廟，邵康節祠，關帝廟，於洛陽西宮，廣植牡丹二千株，並建築繼光樓，以爲招待嘉賓之所，親書一聯云：「得志當爲天下雨；論交須有古人風。」當代第一流鉅公學人張季直，章太炎，康有爲等，亦先後蒞止，輸誠結交，莫不希冀他負起復興中國之大責任。

吳佩孚一生，堅決主張，不倚賴外國，自力更生，對於討赤，尤持之甚堅。所謂討赤者，亦卽今日消滅共禍之意。他曾密語左右曰：余素主討赤，近聞廣東蔣總統司令，正在清共，我們應該同情國民革命軍。可是，他的思想守舊，個性又強，終不能作九十度大轉彎，而服膺我們的三民主義。趕到後來失敗了，更無從談起。他率殘部向西南退却，沿途受盡艱危，過秭歸，抵巴東時，他的舊部川軍將領楊森，很重義氣，率同軍師旅長乘輪迎之於巫山界嶺，執禮甚恭，同舟進至白帝城，這時他的部屬，祇贖下五千餘人。於是通電全國，說明來川遊歷，此後不問政治。他自訂「四不主義」，不納妾，不積金錢，不出洋，不入

租界。並在病的時候，親擬自輓聯曰：「得意時，清白乃躬，不納妾，不積金錢，飲酒賦詩，猶是書生本色；失敗後，倔強到底，不出洋，不入租界，灌園抱甕，真個解甲歸田。」這一段生活，天天讀書，吟詩，畫蘭，畫竹。他蓋在畫幅上的別號甚多，如：「戎馬書生」，「酸秀才」，「失敗英雄」，「醉臥沙場客」等等。他有「畫竹示雲史」一絕云：

「水滿長江酒滿卮，春山如笑語如詩。只風吹綠黃州岸，自起開窗畫竹枝。」

又有畫竹題句云：

「玉筍翩翩新茁條，一竿還比一竿高。扶搖直上凌雲去，更吐絲綸釣巨鰲。」

他贈楊雲史兩絕云：

「與君抵掌論英雄，煮酒青梅憶洛中。雪裏出關花入塞，至今詩句滿遼東。」

江東陸暢好風神，入洛吳儂拂戰塵。十四年來還本色，少年公子老詩人。」

民國二十一年，他率衛隊數千人離川，備極艱辛，始達晉境，並電北京張學良，說明來京居住，張學良乃派員迎於臨河。至包頭，平津記者紛紛來謁，探詢對時局意見，他寫「和內攘外」四字貽之。既抵北平，海內各方，及上海公團先後派代表，赴平謁見，並勸出山抗日，章太炎亦自滬至平，與商抗日救國大計，並榜其門曰：「元敬再生」。時僞滿洲國成立，他通電申討。一個失敗的人物，為舉國人士所尊敬，不足為奇，而為昔日敵人，今主國政者所優容保護，並給予發表言論的自由，擁有數千名衛隊的權利，此

最爲奇。足見個人恩怨，政見異同，俱不能抵抗天地間的正氣。北平淪陷了，僞滿總理鄭孝胥派員至平慰問，並贈予五萬元，曾嚴拒收受。此時，他日以詩書畫自娛，並著「春秋正義」，深自韜晦，拒見一切賓客，與故舊亦不談政治，曾有句云：「祇有大家齊抵禦，黃龍直搗是扶桑。」日本人千方百計，威迫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請他出山組織和平政府，而他內心寧靜，態度嚴肅，輒語人曰：「只要日本接受余所提之條件，先行撤兵，余可出山。」並密語左右曰：「日美兩國，終必一戰，中國必能雪恥復仇。」時，汪精衛迭次遣使親信致書，懇商改組南京僞政府，願共負國政。日本使臣大北川木不惜執弟子禮，冀以師生關係，無所禁忌，達到請他出山的目的，但他始終嚴拒，並訓斥不已。當此四面楚歌，強敵包圍的環境中，猶能仗節不屈，凜然大義，我稽諸中國歷史，實在不可多見的。

未幾，牙疾突發，日醫爲診治，施用手術，喉管被切破，血流如注，大叫而絕，以身殉國了，時年六十六歲，殉難日期，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。現在，我引用國民政府褒揚令，以作結論。

「故陸軍上將吳佩孚，秉性剛正，志行堅貞。曩年整軍經武，卓著聲稱，而其嫉惡黜邪，持正不阿，尤有裨於世道人心。瀋陽變起，摠懷國難，恒以精忠自勵。燕京被陷，處境益艱，敵酋肆其逼迫，奸逆逞其簧鼓，威脅利誘，層出不窮，猶能勉全所守，終始弗渝，凜然爲國家民族增重，英風亮節，中外同欽。方冀克享遐齡，長資矜式，乃以微疾溘逝，緬懷忠義，痛悼殊深，應予明令褒揚，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，特給治喪費一萬元，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，用示國家軫念賢良，激勵忠貞之至意，此令。」

## 劉墉號稱濃墨宰相

我國自有文字以來，皆以象形爲主，即假借行草亦係象形。歷經演進，變化彌繁。史籀作大篆，李斯作小篆，程邈作隸書，王次仲作八分，史游作章草，劉德昇創行書。降及魏晉，篤生鍾王，光前啓後，推爲聖手。唐宋繼統，歐虞顏柳，蘇黃米蔡，各樹一幟，蔚爲大觀。故學者欲求其書，必須精研碑帖，熟古今之體變，通源流之分合，庶幾盡得於目，盡存於心，盡應於手，變化縱橫，而後有成，斷非枯守一二家碑帖所能盡其功。張芝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，蔡邕誦習筆勢三年，始通其理，鍾繇，羲之諸賢，天才卓越，亦復殫精竭銳，歷數十年之心力，方能炫耀千載，與日月以爭光。惟是，降及明清，趨勢式微，雖有作者，猶未能邁前賢而後世。余生也晚，既不學，又不能書，獨好讀前人之作，又輒以些許之餘錢，搜購明清以後之斷紙殘帖，聊自玩賞。茲就清代書家中，擬選十人，名之曰：「十大書家」，並就其事跡，簡而介之，自愧一人之私見，殊不足爲定論也。

劉墉，字崇如，號石庵，山東諸城人，清乾隆東閣大學士統勳子。十六年成進士，由編修侍講，先後督安徽，江蘇學政。天子嘉其知政體，授山西太原知府，再遷陝西按察使。丁父憂，服闋，授內閣學士，直南書房，累功授工部尚書，旋署直隸總督，協辦大學士。嘉慶二年，授體仁閣大學士四年，加太子少保。九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五，贈太子，太保，諡文清，祀賢良祠。石庵工書，有名於時。涇縣包世臣稱之曰

：「諸城劉文清相國，少習香光，壯遷坡老，七十以後，潛心北朝碑版，雖精力已衰，未能深造，然意興學識，超然塵外……」稱譽之隆，溢於言表，惟後人亦有譏其爲「黑豬」者。雖然，「濃墨宰相」之書名，固已名滿天下，政治文章，反爲書名所掩，得非一代之巨擘耶！

## 錢南園與尹秉綬

錢澧，字東注，號南園，雲南昆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。時和珅用事，四海恨而不敢言，南園獨疏摘其奸，不畏強權。四十六年，考選江南道監察御史。會，甘肅「冒賑折捐案」發，主其事者爲布政使王亶望，時遷任浙江巡撫，坐誅。總督勒爾謹，及府縣官吏因而死者數十人，陝西巡撫畢沅，嘗兩署陝甘總督，雖負清望，惟於此案，獨置未問。南園上疏劾沅，略謂：「冒賑折捐，固由亶望軌法，但亶望爲布政使，時，沅兩署總督，近在同域，豈無所聞？使沅早發其奸，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，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。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，甘受所餌，惟是瞻徇回護，不肯舉發，甚非大臣居心之道也。」南園忠君敢言之行，往往如此。天子重其持正不阿，故凡遇勞苦之事，多委之。南園爲官廉，貧甚，然獨負清名。得疾暴卒，或謂將劾和珅，和珅實陰醜之。南園善書，淵源真卿，而獨運才力，成一家之作。

伊秉綬，號墨卿，福建汀州寧化人。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嘉慶三年，出任惠州知府，問民疾苦，裁汰陋規，行法不畏豪紳，故大吏輒以重獄委之，多所矜恤，民咸稱其賢。後以忤

總督吉慶意旨，竟以失察論戍。會，新總督倭什布蒞任，士民數千人詣督署，訴伊秉綬冤，天子聞之，特赦其罪，復原官，授揚州知府。時方奉檄勘高郵，寶應水災，乘一小舟，棲戶枉渚，日夜無倦容。及蒞知府任，劬躬率屬，賑貸之事，錙銖必覈，吏無容其奸。倡富商巨室捐設粥廠，費以萬計。對盜匪及奸猾擾民者，悉嚴治之，故民雖饑困，而安堵無惶惑。尋丁父憂，罷歸。家居八年，以治學臨池爲樂。先是，在惠州建豐湖書院，以小學，及近思錄課諸生，在揚州宏獎文學，造就人才甚衆。嘉慶二十年再入都，道經揚州，病卒。揚人懷思不衰，以之配食宋歐陽修、蘇軾、清王士禛，稱四賢祠。墨卿精於八分，以八分爲真書，師仿弔比干文，瘦勁絕倫，一代無與抗手，天下寶之。

## 何紹基與鄧石如

何紹基，道州人，字子貞，號蝮叟。道光十六年成進士，官編修。子貞承家學，少有才名，阮元頗器重之，歷典福建，貴州，廣東鄉試，均稱得人。咸豐三年，簡四川學政，召對，詢家世，學業，兼及時務，子貞感恩知遇，直陳地方積弊不諱，竟逆旨，降歸。逾年，起主長沙城南書院，教授生徒，勵以實學。同治十三年，病卒，年七十有五。子貞通經史，精律算，於說文考訂尤深。詩類黃魯直，嗜金石，精書法，初學顏魯公，遍歷漢魏各家碑，臨摹至百餘遍，運肘斂指，心摹力追，遂自成一派。曾國藩評子貞之學有曰：「何學有五長：一、儀禮精，二、漢書熟，三、說文通，四、詩，各體好，五、字好。其中三者不

可知，然字必傳千古無疑也，詩亦時人所能及。」是以子貞書法，盛極一時，爲碑派之翹楚，無可置疑。鄧石如，安徽懷寧人，初名琰，以避仁宗諱，遂以字行，又字頑伯，或號完白山人。幼居僻鄉，眇所見聞，故獨好刻石，仿漢人印篆甚工。弱冠，卽以刻石遊，性廉而尤介，所如多不合，終爲戶部尙書曹文植所器重。尙書請作四體千文橫卷，字大徑寸，一日而成，尙書嘆絕，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。乾隆庚戌秋，純廟八旬聖節，尙書以六月入都，強山人同往，山人獨戴草笠破芒鞋策蹇，後尙書三日行，正相值於關山。時巡撫以下命吏，郊迎尙書，山人策蹇過轅門，門者呵止之，尙書坐堂上，遙見山人，趨出延入，讓上坐，遍讚於諸公曰：「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，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」，諸公乃大驚。旣入都，相國劉塘見山人書，擊節稱善，踵門求識面，曰：千數百年無此作也。惟內閣學士翁方綱以山人未詣其門，乃力詆其所作不合六書，耳食者流，亦附合其說，山人遂頓蹟離都矣。涇縣包世臣評書，稱山人爲清代神品第一人，且曰：「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眞狂草，五體兼備，一點一畫，若奮若搏，蓋自武德以後，閒氣所鍾，百年來書字能自樹立者，莫或與參，非一時一州所得專美也。」雖然，後人論書者，多譏其無書卷氣，豈其然乎？

### 翁同龢與沈會植

翁同龢，江蘇常熟人，字叔平，又號松禪，晚號瓶庵居士。咸豐丙辰狀元，官至工部尚書，學士。穆宗，德宗

兩朝，皆值弘德殿爲師傅。光緒戊戌，以贊助變法罷職。先是，松禪居講席，每以憂動惕勵啓沃聖心。嘗武英殿之災，嘗恭錄康熙、嘉慶兩次遇災修省聖訓，並奏陳變不虛生，遇災而懼，宜停不急之費，開直臣忠諫之路，杜小人倖進之門，上覽奏動容。德宗親政後，每事必問松禪，眷倚最篤。迨康有爲，梁啓超等倡立憲變法維新，松禪實陰助之，惟頑固派諸王公大臣皆側目於旁，而西太后又妬恨於中，於是戊戌政變突起，康梁逃亡，六君子殉難，松禪亦被革職，永不錄用，並驅逐回里，交地方官管束。光緒三十年卒於家，年七十有五。書法顏米，自運才氣，蔚爲大家，而高華磅礴，尤雄視一代也。

沈曾植，字子培，又號乙盦，晚署寐叟，浙江嘉興人。光緒六年成進士，用刑部主事。事親孝，母病，曾終歲不解衣安眠，遂通醫。旋擢郎中，居刑曹十八年，專研古今律令書，由大明律，宋律、唐律；上溯漢魏。子培爲學，兼綜漢宋，而尤精於史學、掌故，後專治遼、金、元，三史，及西北輿地，南洋貿易沿革，而於佛教鑽研亦深。尋充總理衙門章京。丁母憂，歸。兩湖總督張之洞素聞其賢，聘主兩湖書院講席。後拳匪亂起，曾參與東南自保，用力尤劬。先曾任江西廣信知府，深知民情真僞，而持以忠恕，故事治而民親。後擢安徽提學使，曾赴日本考察業務，歸後改署布政使，又護理巡撫。子培從政重治人而尚禮法，政無鉅細，皆以身先，其任學使，廣教育，倡實學，設存古學堂。同時，亦注意興辦實業，雖無大成，亦開風氣之先。民國十一年卒於上海，年七十有三。著有海日樓詩文集。子培書法淵源篆隸，而變化成行草，超凡絕俗，有獨到之精神，嘗曰：「字體美秀不難，而奇醜之趣爲難。」近人張默君女史有論書之



文曰：「寐叟之書，爲三百年來第一人，」斯言然乎？俟諸後世再定。

### 李瑞清與康有爲

李瑞清，字梅盦，江西臨川人，光緒二十年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道員，分江蘇，攝江蘇提學使，兼兩江師範學堂監督。宣統三年，武昌革命起，江寧新軍響應，合浙江軍圍攻南京，清官吏潛逃，梅盦獨留不去，仍日率諸生上課如常，布政使樊增祥棄職走，以梅盦代之，乃急購米三十萬斛，餉官軍，助守城，設平糶局賑難民，督軍堅守城，日夜不懈，城陷，梅盦堂皇端坐公事房，誓死不屈。革命軍至，僉謂此瘋人也，不忍加害，縱之行。自是盤髮易服，隱滬上，匿姓名，自署清道人，鬻書以活。

梅盦詩宗漢魏，下逮陶謝，書，各體皆備，初學鼎彝大篆，下及漢魏各家，晚乃學唐宋，自負得力於北碑，形似而神亦與之合，行書尤服膺黃山谷。嘗曰：「作篆必目無二李，神遊三代乃佳」。居恒喜吃有甜味之福建菜，每日必光顧上海「小有天」菜館，曾書聯貽之曰：「道道非常道，天天小有天。」又嗜蟹，每餐能食一百隻，故有李百蟹之綽號，是亦藝林佳話。

南海康有爲，原名祖詒，字廣夏，號長素，一字更生，別署西樵山人，博通經史，讀書過目不忘，號神童。稍長，好公羊家言。嘗聚徒講學於萬木草堂，自負可爲帝王師。旋入京都上萬言書，倡變法維新，格不得達。復上書懇都察院代遞，德宗覽而稱善不已。尙書李端棻，學士徐致靖，亦先後疏薦有爲堪大用

，至是始召對。痛陳變法，命在總理衙門行走，並特准專摺言事。未幾，用康有爲策，詔變法，行新政，三月維新，中外震仰。然新進人才驟起，深爲西后及舊派諸王公大臣所銜恨，又以謀事不密，致成鉅變；康有爲得英人庇護，逃亡海外。西后復垂簾，囚德宗，誅新黨，盡罷新法，康有爲亡命海外者十有餘年，而清政亦日益衰頹矣。

康有爲天資瑰異，於學無所不通，每有所作，能開風氣之先，終悟天人一體之理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「世界主義」、「社會主義」，多相符契，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，爲之動搖，開學者疑古之門，以形成政治文學運動之中心。書法淵源石門，於歷代碑帖，亦無所不讀，臨摹既多，方圓操縱，融冶自成體裁，氣勢磅礴。論書者言：有爲之字，飛揚跋扈，書家所不敢爲者，彼則毅然不計也。

### 鄭孝胥瘦硬具神通

鄭孝胥，字太夷，別號蘇戩，一字蘇龕，福建閩縣人，取東坡「萬人如海一身藏」詩意，名其樓曰：「海藏樓」。光緒壬午解元。鄭太夷自負有經世才，好奇計，喜談兵，雄辯能折人於廣座之中。清末，以道員援四品京堂，嘗統武建軍督辦廣西邊防，着短衣，親歷戎行教士卒打靶，經略兩載，邊境肅然。嘗自豪曰：「何意詩人而作將帥。」以光緒三十一年罷歸金陵，僻居陋巷，人不堪憂，而鄭太夷處之泰然。詩成，不輕改竄一字，與陳石遺書有曰：「骨頭有生所具，任其支離突兀也。」鄭太夷詩文之外，喜臨池，

筆力挺秀，氣韻蓬勃，而瘦硬特甚，深合杜老所謂：「書貴瘦硬方神通」之說。生平取法東坡、魯直，而參酌各家之長，變化以成己作，或曰：太夷之書，六十年來所罕見。

## 黑旗將軍劉永福

民族英雄劉永福，名義，字淵亭，廣東欽州人，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生。初貧，父母相繼逝世，零丁孤苦，惟以漁樵自給。是時，洪秀全、楊秀清等以反清復漢號召天下，已奠都南京矣。劉永福年二十，慨然曰：「大丈夫不能爲生靈造福，已可恥，況日夕啖稀粥不能飽，又焉能鬱鬱居此乎！」偶遇星相家陳元揚，顧謂之曰：「爾現業何事？」永福曰：「兵不兵，賊不賊，依人度生，日討兩餐，隻身以外，別無所有。」曰：「子之相，奇相也，亦貴相也，福祿壽三字兼而有之，今雖未見，他日必驗。」永福從此益躍躍欲試矣。先是，兩廣滇越間，長髮黨盛行，此衰彼興，無處不有。永福乃糾合鄉人留長髮，從軍，繼長髮黨魁後，據雲南東境，稱黑旗黨，自爲首領。會，清廷乘破金陵盛勢，進兵掃南中，永福知不可爲，又不願附清，乃與部屬謀，入越南立功自效，於是挿血盟衆，揮兵入越，誓爲越南剿平白苗騷亂，義旗所指，戰無不克，越民慶賀，箪食以迎。越王阮時嘉其義而論其功，授七品千戶職。惟土霸何均昌擁兵據保勝，爲一方之強，懼永福居越不利於己，遂派兵以拒，永福大破何軍，乘勝攻克保勝，自此聲威震遐邇，越之人莫不知有黑旗劉將軍也。同時，土著石幫子猖獗，擾亂十洲，永福分兵剿平之，越王大悅，擢永福

爲保勝防禦使。時，越法失和，法將安鄴進陷河內，越王使使詣永福，速出兵，永福乃督軍作殊死戰，大破法軍，斬首數百級。詎意，越王受法愚，與訂越法親善條約，飭永福退兵，不得已遵之。旋以越境暫安，請返欽州省祖墓，歸途所經過處，越民歡送，萬人空巷，對此保國愛民的劉將軍，莫不依依不捨。

明年，越法毀盟，法軍攻南定，越王又使使馳欽州，促永福回越籌戰，遂別國人，再入越，而法軍已陷南定。永福既返任，部署畢，親率部將楊志仁、吳鳳典、黃守忠、鄧士昌，星夜進發。法軍統帥李威呂，亦著名宿將，初戰不利，永福憤極，乃親督戰，衝敵陣，血戰一晝夜，殺法軍五千人，中有一屍，袖飾七畫，驗之，法統帥李威呂，又殺偏將阿非利，是役楊志仁亦戰死。論功授永福提督，封義勇男。越軍雖勝法，而越王終懼法，又議和，仍飭永福撤軍，初不奉命，志在掃平帝國主義侵略而後已。越王譴之曰：「若不退兵，是反朕，朕不認汝爲臣矣，」乃始退。

法人雖與越南時戰時和，然不時又侵犯中國邊境，進而紛擾臺灣。清總督張之洞疏奏劉永福智勇兼全，才堪大用。清廷至是始詔曰：「越南受我封二百餘年，載在典冊，越南王擅與法國訂約，並未奏聞，劉永福雖抱忠懷，而越王昧於知人，未加拔擢，該員本係中國人，著以提督記名簡放，統率所部，將法人侵占越南各城，迅圖恢復。」於是永福受清廷諭，卽誓師，並傳檄中外曰：「越南臣民，惟知有中國，不知有他國。……」

是時，清將馮子材，亦大敗法軍於鎮南關，克諒山追奔逐北，法人已氣奪。然清廷以消息隔闕，昧於

事機，遽與法議和，下停戰詔，永福、子材皆痛惜不已！法人復要求以永福不離保勝，法軍不撤澎湖，清廷令速退，時事因英雄，四海皆惋惜之。張之洞遂遣使勸入關，永福條陳善後辦法，之洞悉採納，遂簡所部得三千人，率以歸廣州，授南澳總兵。旋奉詔入京引見，德宗殷加慰問，仍飭回粵，駐欽州。未幾，朝鮮事起，日軍犯臺灣，清廷詔永福赴臺，幫助軍務。既抵臺，建堡壘，籌應戰。時唐景崧爲臺灣巡撫，與永福論事不諧，又慮永福勢盛不易制，乃令駐防臺南，而臺北防務疏懈，日艦突進攻，遂不守矣。

光緒二十一年中日議和成，割臺灣界日，臺之名流丘逢甲率紳民抗拒，謀獨立，嘗詣永福詢可否？永福答曰：「與臺共存亡！」旋創立臺灣爲民主國，公推唐景崧爲大總統，日軍攻之益急，臺陷，景崧逃歸，永福獨據臺南，臺灣紳民立議會，持大總統印授永福，永福曰：「今日事，軍事也，總統印無能爲也！爾臺民有銀出銀，無銀出米，無米出力，拒倭保民，責吾任之，印不授也。」未幾，臺灣日軍僞督移書永福，勸投降，復書嚴拒之，並曉以大義，同時派員內渡，謁總督譚鍾麟、劉坤一、張之洞，乞援兵與日軍決死戰，然大勢已無可爲，終無應之者，糧盡援絕，知不免，惟不願死於倭手，乃痛哭乘德艦渡海歸，逕抵欽州。翌年，譚鍾麟令於南寧募舊部，得兵四營，仍稱黑旗軍。後以病發解職，隱鄉曲，輒扶杖遊山麓水涯間，與漁樵談往事，髮上指，聲震林谷，泣下數行，聞者咸爲動容。

武昌首義，清室以傾，胡漢民爲民國元年廣東大都督，以永福爲民族英雄，使使徵之出，不得已一見，永福曰：「我今年紀比壯歲不同，且部下少在左右，焉能擔任重任！」胡氏懇切婉商，請其出山爲助，

暢談甚歡，辭出。翌日，都督公署發表永福爲廣東省民團總長，所有光復後之全省民軍統領及地方部隊，悉歸其節制。某年某月日啓印就職，並發通告，昭示軍民，其通告文有曰：「……吾粵東接閩，西連桂，北枕五嶺，南濱大洋，風俗語言嗜好與中原異，固天然獨立國也。……所以謀善後者，何止萬端，而治標之策，莫如清匪亂，籌軍餉。清匪亂，則非鼓其忠義之氣不足以奏功，籌軍餉，則非予以安樂之福不足以集事，茲二策者，着手雖不同，收效實相倚。吾輩欲建偉業，博榮譽，必思所以饜人民希望太平之心，而後富者不惜其財，貧者不愛其力。舉而措之，易如反掌。辦理而善，則吾軍人應盡之責，不敢以爲功；辦理而不善，則吾軍人莫大之羞，宜引以爲罪，今日何日？今時何時？危急存亡，千鈞一髮，此烈士殉名，英雄報國，千載一時之機會也。……自維生平碌碌，惟推誠布公，愛國愛種，當艱難危險，歷萬劫而不少變，投身軍界以後，尤復嚴定紀律，與士卒同生死。」

「凡永福以往之歷史，皆注力於抵禦外侮，不敢稍與同類相殘，而積誠積愛，士卒用命，亦實有以左右而始終之。……」是時，財政困窘，民軍十餘萬，事務繁多，糾紛頻起，而永福年事已高，精力亦有所不濟，終以無法維持，懇請辭職，當局亦深諒之。逕返欽州，以老病卒於里第，年八十。大總統明令褒揚，並將生平事蹟，宣付國史館存備立傳。

劉永福將軍，抗法禦日，功雖未竟，而勳威赫然，啓民族之思想，樹軍人之楷模，誠一代之英雄，故搜集其軼事，筆而記之。

## 于式枚內介而外和

于式枚，字晦若，原爲蜀人，因父宦遊粵，僑居平樂，遂爲平樂人。少時，卓犖有大志，性敏慧，博聞強記，聲名籍甚。惟客籍不得與郡縣試，其父謀諸鄉紳，有阨之者，欲索鉅金，始允爲謀著籍。晦若語父曰：「兒年尚稚，可緩再議，且讀書亦非專爲科名計，勿徒耗金也。」父壯其言，欲罷議，其同學友力勸應試。晦若曰：「吾將入金馬玉堂，不過假道於斯耳！豈需此一領青衿作酸秀才耶！如終不見容，吾將返蜀，或納監就北闈試，不與童子軍逐鹿，憑君傳語，吾去後，恐貴郡無翰林也。」旋悔失言，自是檢束身心，益肆力於學。

既而，著籍平樂，郡鄉兩試俱捷，於光緒六年成進士，以庶吉士散館任兵部主事。時李鴻章總督直隸，疏調居幕府，奏牘多出其手。迨李氏爲欽差大臣賀俄皇加冕，歷聘德法英美諸國，晦若充隨員，歸國後，授禮部主事，旋擢御史，遷給事中，參贊辛丑和約，賞五品京堂，兼大學堂總辦，譯學館監督，後擢郵傳部侍郎。數年之間，位至卿貳，殆績學所致也。

是時，政潮激烈，有詔預備立憲，舉朝競言西法，無人敢持異議者，於是晦若奉命出使德國，充考察憲政大臣。瀕行時疏陳曰：「言憲政者，必以本國爲根據，取他國以輔益之，在求其實，不徒震其名。：凡有大政事，大興革，內則集廷臣之議，外或待疆吏之章，勤求民隱，博采公論，此與立憲之制，無不

符合。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旨歸，齊萬衆之心志，循序漸進，先設京師議院，以定從違，舉辦地方自治，以植根本，尤要在廣興教育，儲備人才，凡與憲政相輔而行者，均當先事綢繆者也。」

晦若居柏林一年餘，於其立國之本原，民政之純駁，習俗之沿革；考察甚詳，研究亦精。歸國後，著有「德國憲政史。」隨摺呈覽。明年，調禮部侍郎。其時，朝野間新派人士要求實行立憲日亟，而樞臣中亦以立憲國家，崇尚法治，雖君主亦不能擅罪臣民，故亦主張提早施行。惟晦若以爲頑固勢力，尙盈朝野，一時不易排除，縱使立憲，亦爲若輩所把持；新黨多爲青年，愛國心切，直情逕行，失於急躁，轉足增國是之紛亂。乃上書諫阻曰：「變法而求治太急，時機未熟，欲速而反不達。今徒驚其名而貿然爲之，他日將益滋紛議，吾欲朝廷緩辦者，在靜待時機耳。……」

宣統庚戌，朝議立憲，期以九年分期籌備，而先設責任內閣，各部尙書，改稱大臣。及朝令下，慶王授內閣總理，各部大臣，幾全爲滿人，漢人任大臣者，僅唐春卿長學部，沈家本長法部，此京諺所謂閒曹耳。清廷爲應付潮流，消弭事變，作此立憲之假面具，而實權仍操諸頑固派之滿人，固早爲晦若所洞見。一日，都中巨公名流宴集，賦詩鍾爲樂，由唐春卿學部主其事，命題曰：「角黍、魚燈」分詠格，晦若賦句云：「頻將綵縷乞長命，一出清流便熱中。」因唐春卿當年與張之洞、張佩綸、潘祖蔭、黃漱蘭、陳夔庵等皆以敦品學，砥名節，主持清議，時人目爲清流黨。晦若此聯，含有諷刺，宜乎唐春卿色爲之不懌也。

袁世凱爲大總統，卽辟晦若爲秘書，並先以幣聘，覆書略謂：「金已拜領，入都之約，已另致書芸臺



公子，必能轉達聰聽。」其覆書之籤面稱大總統，內函則稱四兄，函尾又附言：「封面是官樣文章，不敢獨異，內函係私人交誼，不敢忘十年前布衣昆季之雅。」措詞婉而諷，抗節不撓。旋又被聘為參政，亦拒不就，且撫拾俚詞，綴為小詞，云：「頓足椎胸哭鈍初，裝腔作勢罵施愚，可憐跑壞阮忠樞，包管殺人洪述祖，閉門立憲李家駒，於今總統是區區。」極相醜詆。世凱閱之，誠難乎為情，然亦無可如何耳！

晦若僑居青島，閉門讀書，謝絕人事，輒夜倚枕坐，形同老僧，偶成吟詠，以抒幽懷。己卯病卒，海內耆舊，咸悼惜不已。其為人內介而外和易，論憲政，則主因時損益，而大勢所趨，莫可挽救，暮年寂寞，絕不趨勢求榮，誠不失為一代之純臣，較諸崇功利，蔑信義，二三其德者，不可同日而語也。

## 曠世工程師詹天佑

詹天佑，字眷誠，廣東南海人，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三月十七日生。中國赴美留學第一批學生。歸國後，以經辦京張鐵路工程，著卓績，為中外人士所景仰。先是，同治十一年，曾國藩、李鴻章，會銜奏准選派優秀青年赴美留學，天佑中選。抵美，先入小學，最後畢業與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。光緒七年，學成歸國，經綸滿腹，壹意用世，然當時庸臣把持朝政，興築鐵路，徒託空言而已。

詹天佑抑鬱不得志，時兩廣總督張之洞聞其賢，延為水師學堂教席，執教鞭以授生徒，非其志也。直至光緒十四年，伍廷芳為津榆鐵路總辦，始任為工程師，自此三十餘年，用其所學，終底成功。

初期計畫蘆榆萍醴等線，而其最大成就，則在京張鐵路。自北京至張家口，長三百七十餘里，南口以北，岡巒重疊，溪澗歧紛，出居庸關，則八達嶺橫蔽其前，其上爲長城峭壁矗立，恍目驚心，較諸平原建築，艱難萬倍。外人估計此路工程，需款九百萬元，需時七載，然而，天才工程師詹天佑，僅費銀五百餘萬元，甫四年，全線通車。

先是，天佑初次履勘，擬由石佛寺向西北行，當鑿洞六千餘尺，既而改由東面斜行，就青龍橋施工關峽，僅鑿洞三千五百尺耳。是時，天佑隨携工程專家二人，晝則躡足登山，夜則繪圖計工，無一時之安閒，旋以工程專家因事他調，乃獨任艱鉅，歷時十八月，山洞鑿通矣。泊夫通車之日，王公大臣及中外人士來觀者萬人，咸嘖嘖稱奇。其初，英國報章嘗評論曰：「中國安得有建築此路之人才」！而今改論調曰：「誰謂中國無人才？」此不惟天佑一人之榮譽，實中國空前之偉業，故英國工程研究會，選天佑爲會員，中國人列名此會者，天佑一人耳。

清廷至此，亦認天佑爲曠世之人才，乃賜授進士，並擢爲漢粵川鐵路督辦。甫經開工，而中德宣戰，工程因此停頓。嗣後歐洲協約國召開共同管理俄國鐵路會議，天佑代表中國參加，折衝樽俎，不卑不亢，故中東鐵路華人獲有工程師地位者，亦天佑之力也。

民國八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因積勞成疾，卒於漢口，享年五十有九，噩耗驚傳，中外人士，同聲悲悼。余於民國二十年曾作內蒙古遊，過青龍橋，見天佑銅像巍然猶存也。

## 王闈運喜遊戲朝野

王闈運、李慈銘，爲清代文壇兩怪傑，一以「湘綺樓」稱雄天下；一以「越縵堂」馳名當時，學術文章，俱爲士林所仰望。王闈運治學，本諸詩禮春秋，參莊列，探賈董，旁涉釋乘，沉酣於魏晉之間，好大言，高自標置。李慈銘秉性絕敏，於書無所不窺，善古文詞，喜夾雜駢語，若類「陽湖派」，善罵人，有狂生之號。兩人極不相容，各有千秋。惟李慈銘享年不高，王闈運則壽逾八十，入民國後，始病歿故里。茲將兩人軼事，分記於次：

王闈運（公元一八三三——一九一六），清湘潭人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自署其所居之樓曰：「湘綺樓」。初生時，父夢神榜其門曰：「天開文運」，因以闈運命名。幼時就塾讀書，性鈍，日誦不及百言，同塾生皆嗤之，師曰：「學而嗤於人，是可羞也。」湘綺闈而泣，退益刻勵，日所讀，不得解，不寢。年十九補諸生，自是經史諸子百家語，靡不鑽研，作儀禮解十二篇。會當清末，士子承乾嘉以來訓詁章句之學，習註疏，重考據，不知修詞爲何事。湘綺慨然曰：「文者，聖之所託，禮之所寄，史賴以信後世，人賴以爲語言，詞不修，則意不達，意不達，則藝文廢，俗且返乎混沌。……」於是本諸詩禮春秋，參莊列，探賈董，旁涉釋乘，復沉酣於魏晉六朝之間；發而爲文，華藻麗密，詞氣蒼勁，殆非唐宋以下文家所能及。且不僅以文章見長，而學術思想影響於時代者亦甚鉅。無錫錢基博嘗論之曰：「五十年來，學風之變，

其機發自湘之王闔運，由湘而蜀，由蜀而粵，而皖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」學者許爲知言。咸豐癸丑（一八五三），秋闈報捷，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，得其卷，驚曰：「此奇才也，他日必以文雄天下。」既入京都，應禮部試，不售。時，滿人肅順柄政，待爲上賓。一日，爲草封事，文宗閱之，嘆賞不已，問屬稿者何人？肅順對曰：湖南舉人王闔運。上問：何不令仕？曰：此人非紹不肯仕。上曰：賞紹。所謂衣貂者，卽翰林也。

文宗崩，西后用事，時湘綺方客遊山東。先是，得肅順書約，入京將大用，稍遲行，而肅順適伏誅矣。遂臨河而止，狼狽而歸。曾有詩曰：

「當時意氣各無倫，顧我曾爲丞相賓。俄羅斯酒味猶在口，幾回夢哭春華新。」

卽詠此事也。後數年主講船山書院，每朗誦此詩，淚輒潏潏下。後嘗以私積千金，卹肅順之遺孤，其於朋友生死之際，風義不苟如此，可以風世矣。

湘綺偶參與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，以一簡屏儀從，延納士子，重法以繩胥吏，嚴刑以絕奸宄。晉勸國藩，俱爲所嘉納。自後國藩益顯貴，賓客多變爲弟子，僚屬，而湘綺仍抗顏稱賓。某年，再赴金陵謁國藩，適值事忙，遣使者招飲，湘綺笑曰：「相國以我爲圖餽餒而來乎？」遂携裝買小舟返，國藩覺而追挽之，則已行遠矣。逾兩年，又赴金陵謁總督曾國荃，臨時貽詩有句云：

「若論上將功多少，試問長江水淺深。」

讀者不解其命義，問之，湘綺笑曰：「此乃見景生情，是時沅甫餽余五十金，余報之以詩，身在江船，對水賦此耳。」其詼諧往往如此。故雖爲國藩兄弟所禮重，然而始終未得其保薦大用者，豈無故哉！

清末再遊北京，恭親王奕訢時柄政，慕其盛名，遣使問國事，湘綺曰：「國之治也，有人存焉，今少荃洋務，佩衡政事，人才可親矣，何治之是圖哉！」少荃者，直隸總督李鴻章，佩衡者，大學士寶鋆也，而湘綺諷譏如此，故親王曰：「此處士之徒好大言耳！」遂不復請益。辛亥以後，士大夫多剪髮，革履，西裝，而湘綺獨不改裝。會值八十壽辰，湖南大都督譚延闓以世家子弟具大禮服往賀，湘綺則紅頂花翎，朝珠補褂，拖辮髮迎接；延闓不得已屈膝下拜。既坐，湘綺笑謂之曰：「君勿詫，吾胡服垂辮，爾西裝髡首，皆外國制也，若能優孟衣冠，乃真親漢官威儀矣。」言畢，相與大笑不已。

袁世凱爲民國總統，嘗以世姪禮，致書聘問，湘綺垂老再入京，相傳携其所暱之女僕周媽與俱，既晤世凱，呼周媽而介之曰：「此今日之總統也，吾早年曾爲汝言，此公子神健，將必大貴，今果驗矣。」世凱當時局促無以應。又傳曾貽世凱一聯曰：「民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，何分南北；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不是東西。」因當時南北意見齟齬，故藉此諷罵，此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。

民國三年再入京，就職國史館長，一時名流樊樊山、易實甫等設宴爲洗塵，席間漫談，湘綺曰：「吾走遍各地所吃醬油，吾邑湘潭爲最。」實甫遂戲之曰：「湘潭出將」（醬將同音）。此老應之曰：「龍陽出相」，龍陽縣爲實甫之故籍，而龍陽君又相傳爲嬰童，亦卽北方人所謂相公者也。

湘綺斷絃後，不娶，事實上以女僕周媽爲繼室；行踪所歷，駕鸞同載，接待賓客，亦所不避。而猶老健性狂，所睡不止周媽一人而已。相傳有羅嫗者，湘綺日記稱其爲貞節孝婦也，後卒適其男僕蘇某。日記有云：「夜寢甚適，羅氏侍也。」又有房嫗者，亦女僕也，日記又云：「房氏勞困，矜於臥側，外報，韓將軍來，披衣出迎，方與房話，若早一刻，直入臥室，有可觀也。」天真可愛，其此老之謂歟！

世傳湘綺逝世時，周媽輓以聯曰：「忽然歸，忽然出，忽然向清，忽然親衰，恨你一事無成，空有文章驚四海；是君妻，是君妾，是君執役，是君良友，嘆我孤棺未蓋，憑誰紙筆定千秋。」或謂此聯頗能概括湘綺一生，而又道出兩人之關係。吾意周媽未必有此文采，或是好事之徒爲之也。

湘綺自京返里，年八十五卒，遺作甚多，其最著者，周易說、尚書箋、詩經補箋、禮經箋、春秋公羊箋、論語訓、湘軍志、墨子、莊子、列子注、春秋遺傳等。門人輯其遺作爲「湘綺樓集」，凡若干卷行世。其彌留前有自輓一聯云：「春秋表未成，幸有佳兒傳詩禮；縱橫計不就，空餘高詠滿江山。」餘杭章太炎，稍後出，目無天下人，而所學又與湘綺違異，獨稱其文章能盡雅，洵篤論也。

### 李慈銘「七不」矯世俗

李慈銘，初名模，字式侯，後改名慈銘，字悉伯，又號尊客，浙江會稽人。五試春官，不第，光緒六年，始成進士，終以「越縵堂詩文集」名於天下。

李慈銘善罵，氣量特狹隘，秉性絕頂聰敏，於書無所不窺，嘗訂七例以自勉：一曰：不答外官，二曰：不交翰林，三曰：不禮名士，四曰：不齒富人，五曰：不認天下同年，六曰：不拜訪薦科舉之師，七曰：不與婚壽慶賀。皆所以矯世俗之枉，救末流之失，而褊思過甚，不免爲世人所詬病。其日記有言：「道咸名士，病在讀雜書而喜大言，同光名士，病在不讀書而好妄言。」其對同時士夫莫不極口謾罵，不留餘地。周星譽者，時之詞人也，彼詆爲險譎，詞無可取，趙之謙者，同郡之舉人也，擅書畫金石，彼斥爲惡客，妄子，且曰：「天水妄人，不通一字，而好爲大言，安得賢京兆以大杖撲殺之。」何紹基編修，名勳公卿，曾國藩所器重也，彼詆爲：「不學而狂，徒以善書，傾動世人，敢爲大言，高自標置，中實柔媚，逢迎貴要，以取多金，蓋江湖招搖之士，余甚疾之，以爲此乃國家蠱亂之所由生也。」王闓運者，一代之文宗，彼詆之曰：「此人盛竊時譽，妄肆激揚，好持短長，雖較趙之謙等，稍知讀書，詩文亦較通順，然大言詭行，輕險自炫，古人糟粕，尙未盡得，蓋一江湖屑吻之士。」其平日持論苛刻，往往如此。

尊客古文詞，喜夾雜八字駢語，若類「陽湖派」，詩則以清新俊逸爲主，於同時詩人，少所許可，獨稱清初王漁洋能近雅，雅者，正也，欲藉此以抗江西之魔力。一時名流若陶子穎、王仁堪、樊增祥皆遊其門，執業稱弟子。同時張之洞以名總督領袖騷壇，而尊客獨與抗顏，然之洞月旦當代詩人，嘗曰：「李尊客之明秀，王壬秋之幽奧，一時無雙。」尊客聞而不悅曰：「孝達以余比王壬秋，則余之詩，亦可知矣，然余之詩，豈明秀足以盡之耶？」

舉世以尊客爲狂生，多不樂與交遊，獨相國翁同龢重其才學。光緒六年會試，同龢任總裁，得卷大喜，欲中高魁，而因故未果，乃改置。相傳尊客謁見時，同龢倒屣以迎，且曰：以名位言，我固當抗顏稱師，若以學術論，吾當北面而拜也。

嗣後憔悴京華，亦賴同龢保薦，始任御史，故越縵堂日記，對同龢有知己之感。尊客卒於甲午，年六十有五。遺著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，後漢書集解，越縵堂書錄，詩文集等，一百餘卷，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卷，又日記補十三卷，精博超倫，俱學術界所推重也。

尊客六十一歲小像自贊云：「是翁也，無團團之面，乏姁姁之容。形骸落落兮，謹畏銅銅。須眉悵悵兮，天懷暢通。故其貌豁刻兮，而心猶五尺之童。其言響咽兮，而辯爲一世之雄。不知者以爲法官之裔，如削瓜能少和氣兮，其知者以爲柱下之胄，而守雌以無欲爲宗。嗚呼！儒林耶？文苑耶？聽後世之我同。獨行耶？隱逸耶？止足耶？是三者，吾能信之我躬。」

### 梁啓超一生奇跡多

梁啓超，字任公，所著詩稿手蹟附飲冰室詩話，古今體詩約二百首，親筆書寫，書法峻妙，氣完神灑。南海康有爲親加圈點，修改，有眉批、有總評、珠璣盈紙，美不勝收。殆爲詩集之奇觀也。

飲冰室詩話，與前人詩話體例，無甚殊異，惟梁先生則誕膺天衷，器量弘深，浩浩焉，汪汪焉，奧乎



不可測，而愛國家、愛民族、愛人類之熱情，又充滿於胸懷，故所選之詩，無世俗所謂吟風詠月，無病呻吟，而強半偏於悲天憫人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鳴峽，如寡婦夜哭，如羈人寒起之激昂慷慨之作品。誠如任公詩話自敘曰：「我生愛朋友，又愛文學，每於師友之詩文辭，芳馨悱惻，輒諷誦之，以印於腦，自忖於古人之詩，能成誦者寥寥，而近人詩則數倍之，殆所謂豐於昵者耶！……」此又一奇觀也。

吾嘗獨坐深思，若梁先生畢生之行誼，及其所遭遇者，無一不超凡絕俗，變化萬狀，幾可謂神奇之物矣。彼誕生於中國極南部之一島新會縣，先世自福州遷來，歷代且耕且讀，不問世事，不啻桃源中人。生值清同治癸酉（一八七三）正月二十六日，爲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，湘鄉曾國藩逝世後一載。六歲束髮就塾讀，四書五經卒業後，八歲學爲文，九歲能綴千言，十二歲應試學院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卽俗所謂秀才也，詎非奇跡耶！

己丑（一八八九）年十七，應試秋闈，又中舉人。主考爲尙書李端棻、狀元王仁堪。端棻極愛其才華，故以妹字焉。明年赴京師應禮部試，據傳以解經用新術語不得中進士。歸道上海，讀譯本西書，思想突變。辛卯，年十九，始與陳千秋執弟子禮於南海康有爲。是時，南海先生講學於廣東之「萬木草堂」。先生日承教益，於中國數千年來之學術源流，歷史政治沿革得失，探討綦詳，並取萬國學術以比例推斷，而求折衷至當之學理。先生自謂：「一生學問之得力處，皆在此年」。其決然盡棄其所學而學焉。棄舊之速，迎新之勇，又一奇跡也。

甲午，年二十二，一行遊京師，與一時名流碩學往還頻繁。是歲中日大戰爆發，明年，和議成。南海上書痛陳時局，又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，梁先生亦極力贊助，奔走其間，開強學會，譯歐美新書，風靡一時，海內傳誦，其於國人之新知識，影響甚大。又赴上海，創辦時務報，著變法通議，主張廢科舉，興學校，亦時時闡發民權之學說。又嘗受湖南時務學校之聘，總主講席，旋又遊京師，奉旨，主持大學堂譯書局事。以二十餘歲之青年，憑口舌，操柔翰，遂形成維新運動的中心人物，而為四海所仰望，又是一奇跡也。

戊戌政變，新黨傾頹，舊派重掌政權，西后垂簾，德宗被幽，六君子殉國，南海先生得英人保護潛逃，梁先生亦乘日本大島兵艦亡命東京。自此即以文章論天下事，酣放自恣，縱橫跌宕，為數千年來文體之一大解放，而筆端又富情感，饒有誘惑力，能使讀者尋繹不倦，為之傾倒。其所發行之報紙雜誌，每期銷路多至十萬份以上，讀者競喜熟誦，稱之為「新民體」。此為先生以文章報國之時代，是又一奇跡也。

三十以後，漫遊美洲，又至日本，著「新大陸遊記」。總期從國民性格上根本改造，以為政治改造之前驅，並奮其流暢之筆，儘量介紹歐美各國之新制度、新學說與夫各國學人專家之名著，亦幾無所不包。故清末民初之際，我國人士對於東西各國制度、學術、思想、文藝能獲其梗概者，固有賴於嚴幾道、馬建忠、林琴南諸先生之翻譯，而梁先生酣暢之筆，引人入勝，更有普遍感召之偉大力量。

辛亥建國，袁世凱繼孫文任總統，梁先生歸國，著「國性論」及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」。時鳳凰熊希

齡奉命組閣，挽先生爲司法總長，固辭未獲，旋即掛冠。民國四年帝制運動發生，湖南楊度實主其事。先生聞而嘆曰：「天下重器，可靜而不可動，豈可以反覆嘗試，導致局入於徬徨歧途，則是自殘其立腳之基礎。」於是發表：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，正告國人，世凱聞而驚懼不已，乃遣使餽十萬金，欲間執其口，婉謝不受。卒以密計，脫其弟子蔡鍔（松坡）於囚羈，使之赴雲南聯合唐繼堯，組織「護國軍」，通電討袁。先生旋亦自行微服潛逃，間關數千里而抵南寧，勸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以應雲南。其時，廣東將軍龍濟光方受世凱封賜王爵，欲引兵西嚮攻護國軍，梁先生遣弟子湯覺頓馳粵勸阻，不諧，竟遭其慘殺。粵軍將西進，情勢危急，先生不得已，乃隻身逕馳廣州，卒以高名正氣、豪情、辯舌懾服濟光，撫而柔之；廣東於是乎宣佈擁護共和，反對帝制。因此之故，北伐順利，袁氏憂殂，民國復生，此皆先生冒萬死，撫柔濟光，有以助成之，是又一奇也。

袁氏暴斃，帝制取消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位。先生乃實踐昔日津門送別蔡松坡之贈言曰：「行矣勉旃，事幸而捷，吾黨毋以寵利居成功，敗則以死殉之。」爲國事不計私人之權利，先生有焉。未幾，張勳復辟，京師震動，民國又瀕於危亡。先生急急入天津，說合肥段祺瑞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非公莫屬。」遂爲籌大計，故段氏馬廠誓師，擊敗張勳，再造共和，亦即先生護國一役後，政治上第二次之大成功，此又先生政治運用之奇跡也。

民國七年，漫遊歐洲，欲以人道正義，申訴世界，以期不合理之國際間關係，根本改造；以奠定全人

類永久和平之基礎。然故事體大，全世界又綜錯複雜，故一年苦口婆心，仍未著效；乃悵然歸國，潛心學術，著書達二百萬言以上。同時，任清華大學講座，循循然啓迪學子。十二年，講席由北平移南京，爲東南大學及法政大學講述「先秦政治思想史」。一年而畢，仍回北平。於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病歿於北平協和醫院，年五十有七。

先是，梁啓超自脫離政治生涯以來，則亦常喜治詩古文辭，平時投簡札，或相過從者，大率詩詞名家，其所折服者，爲蜀中趙熙、堯生，時有質正焉。此外於閩人陳衍、石遺，亦雅敬重，嘗彙集生平所爲詩數百首，致之石遺曰：「子爲我正之。」石遺亦奮其筆削，未嘗有所遜謝。曾有評曰：「任公詩如其文，天骨開張，精力彌滿。」以余淺識，先生之詩，輒引俚語，外國術語，科學名詞，排比語及佛耶家言，雜入詩句，信手拈來，皆所不忌，似屬天才奔放，不名一家之作；而與並世南海先生及黃遵憲公度若有相類者。而南海評其詩稿手蹟，輒曰：「深入昌黎之室」是「杜韓之骨髓」「俊爽無似，太肖昌黎耳。」「二首似韓，警峭如出一手。」竊付南海之意，則先生詩近於昌黎無疑矣。

今特錄先生手稿若干首，以概其餘。「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，兼敦促東渡」兩律，云：

「共有千秋萬古情，為誰歲歲客邊城。讒言苦嫉齊三士，世務寧勞魯兩生。

漢月蒼茫連海氣，蠻花悱惻吐冬榮。相逢莫話中原事，恐負當年約耦耕。」

「不道桃源許再來，舊時魚鳥費疑猜。風吹弱水蓬萊近，春逐先生杖屨回。」

萬事忘懷惟酒可，十年有約及櫻開。何時一舸能相卽，已剔槐槍掃綠苔。」

南海評之曰：「文生於情，沉雄之至，又復華妙。惟其情深，是以文明，前後贈我詩，以此爲最。一其「歲暮感懷」兩律，尤爲悲壯云：

「鼎湖鷄犬不能仙，慟抱龍髯歲再遷。禹域大同勞昨夢，堯臺深恨闕重泉。

斧聲燭影從何說，馬角烏頭不計年。憑望海西長白路，崇陵草勅雪漫天。」

「風雨吾廬舊嘯歌，故人天末意如何。急難風義今人少，驚世文章古恨多。

力盡當年從爛石，淚還天上莫爲河。由來力命相回薄，休向空山怨薜蘿。」

南海評之曰：「射不沒羽，沉痛雄酣，亦復妙極自然。」吾喜誦任公朝鮮哀詞，今錄四首云：

「禍黎滔上國，赫怒命元戎。嘶馬關山黑，翻鯨海水紅。

伐謀怯蜂螫，養士付沙蟲。痛絕殺函路，秦師不復東。

旅雁悲胡越，連鷄鬪趙秦。諸侯兵在壁，四海水揚塵。

地險崇朝盡，天驕受命新。奉盤載書定，良會最酸辛。

地老天荒日，圖窮匕見時。猿蟲消並盡，牛馬應何辭。

濤咽仁川水，雲霾太極旗。祇應舊明月，曾照漢官儀。

槁餓還憂國，奇愁欲問天。遷流觀物化，孤憤託詩篇。

夢斷湖空咽，魂傷月悄然。勞歌雜涕淚，今夕是何年。」

南海評之曰：「沉鬱雄蒼，合少陵諸將洞房秦州而治之。義正詞嚴，上承小雅，豈愧詩史。其詳瞻亦前無古人，詩至此觀止矣。」

## 譚復生無情成解脫

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取材首選瀏陽譚嗣同，復生句，且曰：「復生志節學行思想，爲我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。其詩亦獨闢新界，而淵含古聲，所刻莽蒼齋詩集，自題爲三十以前舊作第二種。」復生殉國時，年僅三十二。其題麥孺博扇，有感舊詩云：

「無端過去生中事，兜上朦朧業眼來。燈下髑髏誰一劍，尊前屍塚夢三槐。

金裘噴血和天鬪，雲樹聞歌匝地哀。徐甲儻容心懺悔，願身成骨骨成灰。」

其二云：

「死生流轉不相值，天地翻時忽一逢。且喜無情成解脫，欲追前事已冥濛。

桐花院落烏頭白，芳草汀洲雁淚紅。再世金銀彈指過，結空為色又俄空。」

其語意沉痛哀艷，間有不知所指者爲何。相傳有所謂詩讖者，以吾人今日讀之，則瀏陽之詩，幾句句有讖。且以二十餘歲之青年，竟有此類憤世嫉俗之悲壯語，其流血殉國，若早有此徵兆焉。

飲冰詩話，於嶺南黃遵憲公度詩，亦有美評曰：「近世詩人，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丙申丁酉間，其『人境廬詩稿』本留余家者兩月餘，余讀之數過，然當時不解詩，故緣法淺薄，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，殊可惜也。近見其七律一首，亦不記全文，惟能誦兩句云：『文章巨蟹橫行日，世界羣龍見首時。』余甚愛之。公度爲清季傑出詩人，有『吾手寫吾口』之妙論，且有志變更詩體，以求符合於時代之精神，然始終未能適追前緒，爬梳整理，發揚光大，樹立弘模，臻於至善，以爲天下後世法爲可惜耳。」

清季江西詩人陳三立，字伯嚴，晚號散原老人，爲一代詩宗。飲冰室敍之曰：「陳伯嚴吏部，義寧撫軍之公子也，與譚瀏陽齊名，有兩公子之目。」義寧湘中治蹟，多爲所贊畫，其詩不用新異之語，而境界自與時流異，醞深俊微，吾謂於唐宋人集中，罕見倫匹。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：

「千年治亂餘今日，四海蒼茫到異人。欲絮頽流還孔墨，可憐此意在埃塵。」

勞勞歌哭昏連曉，歷歷肝腸久更新。同倚斜陽看雁去，天迴地動一沾巾。」

### 唐才常頭顱酬死友

湖南瀏陽，篤生兩豪傑，譚復生外，有唐才常，絨丞者，飲冰室敍之曰：「余識唐瀏陽最晚，乙未秋，與唐瀏陽定交，叩其友，則曰：二十年刎頸交，絨丞一人而已。余心識之。丁酉冬，講學長沙，譚公乃

爲余二人介紹焉。譚公之成仁也，唐公慟哭辭家，欲如京師收葬，至上海，則譚公忠骸已南下，因不果往，而東渡謁南海，時有輓聯云：與我公別幾許時，忽警電飛來，忍不携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，漫贏將去楚孤臣，簫聲嗚咽。——近至尊剛十餘日，被羣陰構死，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，只留得扶桑三傑，劍氣摩空。至今讀之，猶字字精神活現，淒人心脾。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，早於二十年前矣。唐公流血後，同仁復有誦其遺詩者，僅記二句云：贖好頭顱酬死友，無真面目見羣魔。此詩余未之見也，在南洋時，有人屬余寫之，余爲續成一絕云：道高一尺魔一丈，天地無情獨奈何。」唐瀏陽，丁酉拔貢，少負志節，喜談兵，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。於八國聯軍陷京師時，奉康南海命，由日回國組織中國自立軍，以反后護帝相號召，自任天下兵馬都元帥，不期月而敗，爲總督張之洞所誅。年三十四。遺子三，長，麟，字圭良；仲，友仁；季，卜年。友仁昔年爲鉅燹所賊。圭良、卜年，逃匪亂，避地香港。余十年前客港時，識圭良、卜年，俱能詩文，學有淵源也。

### 章太炎的風流韻事

章太炎，名炳麟，原字枚叔，因私淑崑山顧炎武亭林，乃改名絳，號太炎，浙江餘杭人。生於清同治初年，以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，病歿蘇州，年六十有九。畢生窮究六書，精研經史九流，世稱樸學大師。早年從未參加科試，而憂心國是，倡導排滿，獨立不懼，闡然日章，蓋亭林以後一人而已。其一生奇



聞怪事，不勝枚舉，今擇其要者，筆而記之。

幼受學於德清俞樾，學日精進，以治「左氏春秋」，見知於張之洞。之洞方總督兩湖，恢廓有雅量，以獎掖天下人才爲己任。乃囑其幕友陳衍、石遺，禮延太炎入幕。時梁鼎芬主持兩湖書院，一日詢太炎曰：「吾聞康有爲想做皇帝，信乎？」太炎曰：「只聞想做教主，未聞皇帝。其實有皇帝思想，本不足異，想做教主，未免想入非非。」鼎芬聞言，大駭，具以密陳於之洞曰：「章某心懷叵測，不可用也。」於是諷其辭，並餽贖儀五百兩。乃走上海，遺書石遺曰：「之洞非英雄也。」遂與章士釗、張繼、鄒容時相過從，因縱論天下國家事，謂吾四人，當結爲兄弟，僂力中原。容著「革命軍」，太炎序之。遂爲清廷所恨。旋因「蘇報」案，被逮下西獄，幸未引渡，得免大辟。容時年僅十九，亦從容投英國捕房，甘與共難。捕頭云：「爾小孩子，投此何爲？」容曰：「我即清廷詔捕之鄒容也。」卒病斃獄中，此真所謂難兄難弟者也。

太炎刑期滿，獲釋，狼狽赴日本。相傳日警調查戶口，表列職業、出身、年齡等欄，太炎則填職業，「聖人」、出身，「私生子」、年齡，「萬壽無疆」。警士莫名其妙，後偵悉爲中國之章太炎也。

居日，與孫中山先生及汪精衛、胡漢民等，始有往還，談學論政，意氣相投。先是，中山先生嘗有文記曰：「……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，借蘇報以鼓吹革命，爲清廷所控，太炎、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，吳則亡命歐洲。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。清朝向來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訟勝，

而章、鄒不過僅囚禁兩年而已，於是民氣爲之大壯。……」至是，爲民報社任主筆，倡言民族革命之理論。與梁任公所主辦之「新民叢報」標榜君主立憲者，針鋒相對，海內外國人皆喜讀之。

## 民元就任樞密顧問

民國元年南京政府成立，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，遣使迎太炎至京，重見甚歡。並聘爲樞密顧問，其聘書云：「太炎先生執事：自金輪失馭，諸夏沉淪，炎黃子孫，歸於優隸，天佑厥衷；人神奮發，禹域所封，指顧奠安，實賴二三先進啓牖之功。文，亦得密勿以從於諸君子之後，唯日孜孜，獲未隕越。光復宏業，懼有蹉跎，惟冀耆碩之士，爲之匡襄，砥礪民德，綱維庶政，豈惟文一人有所樂臬，冠裳所及，實共賴之。執事目空五蘊，心殫九流，擷百家之精微，爲並世之儀表，敢奉國民景仰之誠，屈爲樞密顧問。庶幾頑懦聞風，英彥景附，昭大業於無窮，垂型範於九有，佇盼高風，無任嚮往。急惠軒車，以慰饑渴。」太炎自訂年譜亦云：「孫公延余至江寧，欲任爲樞密顧問，不能却。」未幾，中山先生讓位於袁世凱，黃克強主張遷都南京，俱爲太炎所不滿。是年，南京舉行死難同志追悼會，太炎輒以聯曰：「羣盜鼠竊狗偷，死者不瞑目；此地龍蟠虎踞，古人之虛言。」又太炎遊武昌見黎元洪，一談傾佩，謂溫厚和易與民主政體最相應。迨黎氏逝世，輒以聯曰：「繼大明太祖而興，玉步未更，倭寇豈能干正統；與五色國旗同盡，鼎湖一去，譙周從此是元勳。」絃外之音，令人驚駭！

袁世凱繼任總統，以太炎爲革命元勳，國學山斗，中外仰望，爲拉攏起見，乃授以大勳位，並任以東三省籌邊使，僅頒虛名，不使開府。太炎憤世凱之跋扈臨民，直言極諫，悉不採納，悵然離去。明年，世凱使賊刺殺宋教仁於滬，又向四國借款，以作肅清東南民軍之用；太炎憂忿填膺，再見世凱，辯論衝突，而被幽禁，憤而絕食。嘆曰：「余爲國絕粒死，亦無憾！余死後，經史小學，傳者有人，文章亦各自立，惟諸子哲理，恐成廣陵散耳。」又與夫人湯國梨書曰：「……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，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，有何言哉！……吾死以後，中夏文化亦亡矣。」袁世凱此時，亦甚徬徨。正值南北醞釀開戰，未便遽釋，但又恐負殺士之名。相傳，合肥王揖唐見於世凱曰：「吾有勸太炎復食計。」世凱壯之！揖唐訪太炎，太炎呵之曰：「汝爲袁世凱作說客耶！」揖唐曰：「絕非也。先生以項城比曹孟德，如何？」曰：「不及孟德遠甚。」曰：「先生比禰正平如何？」曰：「正平不過螢火之光，豈足與余比！」揖唐曰：「然則，孟德欲殺禰生，而欲假手於劉表；項城欲殺先生，而假手於先生。」太炎蹶然曰：「有是理哉！」，遂呼侍者進食矣。

### 論文薄唐宋右魏晉

太炎論文，薄唐宋而右魏晉，於古今文人，少所許可。居恆論曰：「雅而不賅，近於誦數，漢人之短也。廉而不節，近其彊鉗，肆而不制，近於流蕩，清而不根，近於草野，唐宋之過也。有其利，無其病者

，莫若魏晉。」於清人中推重揚州汪中，並世推王闈運、馬其昶，雖師事俞樾，亦致不滿。彼以爲：「文生名，名生形，形之所限者分，名之所稽者理，分理明察，謂之知文，故修辭必原本小學，造辭先求訓詁。」其自視高出時流一輩，往往如此。

上海夙爲文士薈萃之區，某年集議，選定現代文人筆語爲五十家，並以某某等爲八大家。太炎亦列其中，聞而不悅，致書友人曰：「昨聞上海有人定文，以僕與譚復生，黃公度稱，二子志行，顧亦有可觀者，然學術既疏，文辭又少檢格，僕雖樸陋，未敢與二子比肩也。近世王壬秋可謂遊於其藩，猶多掩鑿聲華，未能獨往。康長素時有善言，而稍譎奇自恣，僕亦不願與二賢參儷。宜刊削鄙文，毋令猥廁，大衍之數，虛一不用，亦何傷於著卦哉！……」

至其論詩，嘗曰：「唐人絕句，不用故實，詩之佳者，不須故實。」因舉唐人句：「估客晝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」卽景生情，並無故實，亦佳句也。中國自古無無韻之詩，有之，自胡人史思明起，思明得櫻桃，乃作詩曰：「櫻桃一籃子，一半青，一半黃，一半與懷王，一半與周摯。」左右曰：「何不以懷王與周摯上下相易，則諧韻矣。思明怒曰：「豈可使周摯居吾兒之上耶？」今日盛行的白話詩：「你姓胡，我姓章……」「兩個小鳥在枝頭上亂叫。……」或者：「一雙蝴蝶飛上天……」倘使史明見及，必引爲同志也。太炎十三年上已過鄒威丹墓有詩云：「落魄江湖久不歸，故人生死總相違。祇今重過威丹墓，尙伴劉三醉一圍。」丁卯，汪旭初遊滬，太炎貽詩，並註，兼懷黃季剛，云：「潮打江城白日昏，黃塵風

亂起寒雲。扁舟散髮知無地，青眼高歌尙有君。壯士還空不放仗，書生長賤是多文。愁心忽寄滄波外，一雁哀鳴自索羣。」太炎論詩，注重「清」字；王漁陽洋論詩，首重「去俗」。梁任公嘗謂：「清代經師古文大家之詩，爲極拙劣之砌韻文。」陳散原亦常云：詩須「避熟」、「避俗」。各有卓見也。

### 結婚賦詩男女雙才

民國二年，太炎悼亡後，曾登報徵婚，對於女子要求甚高，結果無一應徵者。卒經蔡元培介紹湯國梨女士，或曰：係邵元沖、張默君所介紹。女士，浙江吳興人，夙負才名，太炎亦素聞其文采，故一經介紹，便易成功。時女士芳齡二十八，而太炎已四十有五矣。舉行婚宴於上海一品香酒樓，太炎卽席賦詩云：「吾生如稊米，亦知天地寬，振衣涉高岡，招君雲之端。」又有謝媒詩曰：「龍蛇興大陸，雲雨致江河。極目龜山峻，如今有斧柯。」新娘湯國梨女士亦卽席賦詩曰：「生來澹泊習蓬門，書劍携將隱小村。留有形骸隨遇適，更無懷抱向人喧。消磨壯志餘肝膽，謝絕塵緣慰夢魂。回首舊遊煩惱地，可憐幾輩尙生存。」俗稱新人雙璧爲郎才女貌，而章湯則堪稱男才女才矣。

婚後之明年，太炎赴北京，遭袁世凱幽禁，光陰荏苒，一年仍未釋放。湯夫人乃致書袁氏略曰：「：外子生性孤傲，久蒙總統海涵，留京原屬保全盛意，惟舊僕被擯，通信又難，深居龍泉，殊乏生趣。伏乞曲賜慰諭，量予自由，俾勉加餐，幸保生命。梨，結縭一載，信誓百年，啣環結草，圖報有日。……」

世凱得書不報。及徐世昌爲國務卿，又上書致徐請求釋放，措詞至爲哀痛，其言曰：「外子好談得失，罔知忌諱，語或輕發實無他。自古文人積習，好與事逆，處境愈困，發言愈狂。屈子憂憤，乃作離騷，賈生痛哭，卒以夭折，是可哀也。外子若不幸遽殞，生命輕如鴻毛，特恐道路傳聞，人人氣短，轉爲大總統盛德之累耳。氏，欲晉京侍疾，顧母年七十，夙嬰癱瘓之疾，動止需人。若棄母北上，何以爲子！不行，則外子屢病頻殆，殊難爲懷。棄母則不孝，遠夫則不義，氏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用敢迫切陳詞，惟相國哀而憫之！乞賜外子，早日回籍，俾得伏處田間，讀書養氣，以終餘年，則不獨氏骨肉相聚，感激大德，卽大總統優容狂聲，亦抑千秋盛事也。氏侍母得閒，益當勸令杜門，無輕交結，萬一外子不知戒悔，復及於戾，刀鋸斧鉞，氏甘共之。」世昌接書，雖受感動，但正值南北失和之際，太炎如南返，必不利於北方，故不肯作主張解除管束。時，名流高一涵亦向全國呼籲營救，而輿論界更多要求釋放。世凱知公論之不可違，遂釋太炎。

太炎獲釋南下，未幾漫遊南洋諸島，講述祖國安危，以堅僑民之心。歸後，潛心著述，晚年卜居蘇州，以賣文爲生，又不喜作阿諛語，故世俗亦不樂得之。開國學講習會以授生徒。嘗曰：「國不幸衰亡，學術不絕，民猶有所觀感，庶幾收碩果之效，有復陽之望。」及至逝世，湯夫人決心承繼遺志，廣繼國學講習會，聘章門高足弟子汪東、朱希祖擔任講習。旋以抗戰軍興，東南危急，乃遷會址於上海租界，終以大局魚爛，無法支撐，始有香港之行。夫人之文學，幼年植根固茂，又得太炎之薰陶，故造詣更深。著有一

影觀樓叢稿」。茲略錄詩詞數首於次。

### 閒居

漸與世情遠，閒居歲月賒。病多愁近藥，客久欲忘家。  
菊意如人淡，秋思寄物華。開門見黃葉，爛若一林花。

### 簡竹賢

閒門無客到，嵇子寄詩筒。巫峽千峯近，金焦一水通。  
江山烽火裏，家國亂離中。小謝多才思，悽然懷遠公。

（自註云：竹賢寄示游金焦詩，並蜀游舊作，率句答之。）

### 鷓鴣天

不解參禪不學仙，閒門長閉卽林泉。浮生非霧非烟裏，又見梅花一度妍。  
花正好，月仍圓，月圓花好似當年。與誰更話當年事，話到當年亦惘然。  
猩色屏風舊畫圖，龍鬚方錦夜深鋪。已涼天氣本來好，攪得秋魂入夢無。  
燈欲上，月成弧，碧欄干外露如珠。殘螢啼暗梧桐影，金井人還轉轆轤。

以上詩詞，甚見襟懷，有憐才念舊，愛護後輩之意。而詞則一寫閒適之境，一寄愁苦之思，不怨不尤，各表達心聲，非無病呻吟者可比，巾幗中不多見焉。

## 中興名將軼聞趣事

道光年間，鴉片戰爭失敗以後，割地賠款，門戶洞開，弱點畢露，外患日急。洪秀全金田起義，定兩廣，下武漢，破九江，奠都南京，號「太平天國」，自稱「天王」，其勢益張，清軍潰敗無門志，覆亡在即。當時，曾國藩以侍郎在鄉，奉旨辦團練，平土匪，維持鄉村治安，逐漸擴充，竟成勁旅，號「湘軍」。終於蕩平太平軍之亂，撥亂反正，以成一代中興之大業。吾人反復思考何故而至此？實由於曾國藩績學有守，洞明治理，堅苦卓絕，百折不回。同時廣攬文武人才，思賢若渴，賞罰分明，任使有方，認清國家之興衰，把握時代之中心，胡林翼、左宗棠、彭玉慶、李鴻章等亦輔弼有大功。各將領之豐功偉績，史多記載，今僅略述清末中興名將軼聞趣事，以供史家考正。

曾國藩，字伯涵，號滌生，湖南湘鄉人，生於公元一八一一年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。幼讀書，刻苦自勵，道光十八年成進士，授庶吉士，累官內閣學士、禮部、吏部、兵部侍郎。每在一部，則必究心典章、制度，以爲改革吏治張本，以國家大事爲己任，及至起湘軍，膺統帥，討伐太平天國，乃舉四海之名儒、碩學、英雄、才士、專家、畸人，都八十餘人，而致諸幕府，博攬兼容，規模宏濶，又能虛己以受人，無勝人之色，無驕肆之氣，曠然若天地之育萬物，幾與周公旦之握髮吐哺，郭汾陽之精選幕僚先後媲美。曾國藩始編湘軍，納同邑理學家羅澤南已編練就緒之鄉勇一千餘人，助之成軍，遠取戚繼光束伍之方法，



近參胡林翼訓練之成規，又采新寧舉人江忠源建議編水師，彭玉麐承其專責，湘軍之成功，得力於水師者甚多。

曾國藩討伐太平天國，嘗從兩方面進行，一則革新，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部份，一則守舊，亦即恢復中國固有之倫理美德，革新守舊，並顧兼籌，曾國藩之所以成功，對中國之大貢獻，即在於此。他鑑於洪秀全等假冒上帝教派，驅逐滿人爭帝位，推翻中國傳統文化，另樹非中非西之政風，於是毅然以代表中國之正統學派自負、張孔孟之旗幟，以維持中國人倫社會，專從傳統文化，以攻洪楊。其檄文有曰：「……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，此豈獨我大清之變，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，我孔子孟子痛哭於九泉，凡讀書識字者，又焉能袖手坐視，不思一爲之所也。……」檄文傳出，萬衆響應，他正確的把握了時代之需要，與人心之傾向。

曾國藩無勇冠三軍身先士卒之才氣，而惟能選拔良將，規畫縝密，結硬寨、打硬仗，是其所長。當駐節祁門時，曾國荃、左宗棠，以祁門爲死地，勸他移師，不納，卒被敵人包圍，軍心漸亂。國藩乃佩刀自隨，從容部署，手詔諸弟曰：「看此光景，今年殆萬難支持，然吾自咸豐三年以來，久已以身許國，願死疆場，不願死牖下，本其素志，近年在軍中辦事，盡心竭力，毫無愧怍，死即瞑目，毫無悔憾。」又召幕僚將士告誡道：「我今初次進兵，遇險即退，後事何堪設想？我離此一步無死所。賊勢如此，有欲暫歸者，支給三月薪水，事平仍來營，吾不介意。」衆將士聞此皆感泣，人人奮勇爭先，卒將敵擊退，這便是置

諸死地而後生。

金陵克復，太平天國敗亡，曾國藩凜於兔死狗烹之戒，疏辭以兩江總督節制四省之師，有云：「權位太重，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，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勢。……」

同時，提議把裁撤湘軍，剿辦捻匪之責，付諸淮軍。這是他針對清廷懷疑之點，先爲道破，不爭權位，不擁武力，功成告退，明哲保身的高明作法。

清廷以曾國藩十年苦戰，出死入生，卒滅頑敵以建偉功，乃封他爲毅勇侯，授武英殿大學士，直隸總督，旋調兩江總督，死在任上，贈太傅，諡文正。

## 指出士大夫之通病

曾國藩律己待人，治家理事，以及文學風趣，實有可稱而足樹楷模者頗多。他嘗說：「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與之量，有內聖外王之業，而後不忝所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。故其所憂也，以不如舜，不如周公爲憂也。以德不修，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，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，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，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己之屈伸，一家之饑飽，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。」又曰：「天下無現成之人才，亦無生知之卓識，大抵皆由於勉強磨練而出耳。」中興人才，冠絕一時，多數皆出自曾國藩之幕府，此由於知人善任陶鑄而成。他又嘗說：「無兵不足以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

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，此其可爲浩嘆也。……二十年來，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，揄修而養媵步，倡爲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風，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，則相與譏其後，以爲是不更事，輕薄而好自見……」言之痛切時弊，故國藩一生不走中間路線，不說似是而非之言，篤行實踐，時時以天下爲己任。

曾國藩治學雖略崇程朱，而所爲古文，深宏駿邁，以戴段之學力，發爲馬班之文詞，嘗欲合道與文而爲一，更不拘漢宋門戶之見，謂義理、考據、詞章，三者闕一不可。彼不僅於學術、文章、詩詞等，從不放鬆一毫，卽寫字一道，亦不稍忽，所作三十年日記，幾無一字潦草，並有寫字七絕云：

「側勢遠從天上落，橫波雜向弩端涵。刷如丹漆輕輕抹，換似龍蛇節節銜。」

嘗謂：「寫字有三大功用，一是治學之工具；二是治事之工具；三是無窮受用。所謂無窮受用者，可以修身，可以養性，可以悟道，可以發揮人之潛在能力。」國藩論字，主柳骨趙肉，畢生習字，教子習字，並講求書法之道理，然其書，終未臻於上乘耳。相傳國藩與幕僚座談席間，輒言及字不如人爲憾！薛福成從容進言：「大帥道德、學問、文章、勳業，世無與匹，而區區書法，應讓一般書生露頭角也。」國藩含笑謝之。曾國藩於詩及聯語，亦屬能手，其歲暮雜感有云：

「去年此際賦長征，豪氣欲屠大海鯨。湖上三更邀月飲，天邊萬籟挾舟行。

竟將雲夢吞如芥，未信天山刻不平。偏是東皇來去易，又吹草綠滿蓬瀛。」

贈九弟國荃四十一初度有句云：

「九載艱難下百城，漫天箕口復縱橫。今朝一酌黃花酒，始與阿連慶更生。」

幾年彙筆逐辛酸，科第尼人寸寸難。一劍須臾龍變化，誰能終古老泥蟠。」

豪情盛概，躍然紙間。

## 一 別驚春未免有情

世傳國藩一日與友宴敘黃鶴樓，有才妓名「如意」者，向之索書，卽席賦贈云：「都道我不如歸去，試問卿於意云何？」寥寥數字，於幽默中則寓無限感慨。又傳於收復金陵後，景象蕭條，爲繁榮市容計，乃下令開放秦淮畫舫，江寧知府涂宗瀛理學家也，頗不謂然，而陳請出示禁止，國藩笑曰：「待我領略一番，然後再講。」一日微服泛舟秦淮，青樓中有名妓「春燕」者，溫雅通詞翰，國藩奇之，後爲有財力者所嬖，不復再見。友人戲請作聯語，書貽之曰：「未免有情，憶酒綠燈紅，一別竟驚春去也；誰能遣此，恨樑空泥落，幾時重盼燕歸來！」吐屬艷麗而有情致，若不似希聖希賢之曾文正公手筆也。

曾國藩喜讀南華經，故能從其中悟解幽默以調劑生趣，每於軍政清閒之餘，燭影搖紅，茶香泛綠，輒集幕僚於一堂，清言娓娓，以輕鬆日問之疲勞。據李鴻章「水窗春曉」記載：「我大帥要我輩一同吃飯，飯畢，卽圍坐談論，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，惹得大家笑痛肚皮，個個東倒西歪，他偏一些不笑，以五個

指頭作耙，只管捋鬚，穆然端坐。某夕，又講笑話說：某家家規，無論老少婦女，必須紡織至夜二更始寢，新婦亦不例外。某晚，新郎輾轉床上，不能入寐，大聲呼母曰：紡織車聲嘈雜，令人不能安眠。母曰：『可將爾媳車打碎好了！』其父在隔壁室中聞之，亦大聲呼曰：『如要打碎，連你自己車子亦打碎好了，我也睡不着呢。』此笑話說出，衆皆笑倒矣。」吾於此悟及國藩創業馭人，萬劫不挫，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亦無微不用其心。信乎梁任公先生評之曰：「……彼其事業之成，有所以自養者在也，彼其能率厲羣賢，以共同事業之成，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。有史以來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，豈惟中國，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。……其一生在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困而知而勉而行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也。」

### 胡林翼薦賢滿天下

胡文忠公林翼，字潤之，湖南益陽人，嘉慶十七年六月初六日生，道光十六年成進士，入翰林，授編修，外放擢巡撫。詎料天不假年，五十病終，諡文忠。曾國藩奏摺中有曰：「……胡林翼之才，勝臣十倍，近年遇事諮詢，尤服其進德之猛。」又致周壽山函云：「胡宮保憂國之誠，進德之猛，好賢之篤，馭將之厚，察吏之嚴，理財之精，何美不備，何日不新，天下寧復有斯人哉！」王闓運湘軍志亦云：「中興之業，實基自胡。」信非虛語也。吾友黃巖劉子百閱，昔年序余書亦言：「……人才之鼎盛，常由於二人

之所感應而號召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則此一二二者，信乎人間之龍虎也。有清一代之中興，曾、胡爲龍虎，胡不幸早逝，而曾獨竟其功。……」由王、劉兩氏之論，則胡如得壽，其功業必與曾侔，甚且過之無疑也。

林翼巡撫湖北，與總督滿人官文，初有隙，終釋。蓋官文有愛妾，值生辰，思有以寵之，乃僞示百僚，以某日爲夫人壽，迨賀客盈門，始以實告，某藩臺已遞手本矣，悉真情，遂怒而言曰：「某爲朝廷大僚，安能屈膝於賤妾耶！」亟向門者索回手本。斯時，林翼適在旁，自語曰：「好藩臺！」但仍昂然入壽。道府以下見巡撫已入壽，亦均相隨而入。官文妾聞此，感激已極。林翼回署後，旋以太夫人名義請官妾遊宴，而先請准太夫人認官妾爲義女，官妾以兄事林翼。是以官、胡兩人能和衷共濟以支撐東南半壁危局，終爲蕩平天國之柱石者，繫於一妾之功耳。曾文正公日記有言：「吾過湖北晤官某，自審萬不能與此人共事，然後知潤芝所處之難。」寥寥數語，已寫盡賢者爲事委屈求全之苦衷無微不至矣。

先是，林翼方八歲，陶文毅公，澍，初以給事中觀察川東，取道益陽入蜀，見之驚爲偉器，輒語人曰：「吾已得一快婿矣」，遂以第七女字之。十九結婚，二十二中舉人，二十六成進士，青雲干霄，名噪於時，惟初隨文毅赴金陵，頗好冶遊，時人呼爲「附驢」。或以此密報陶公者，公曰：「此子他日必任天下大事，豈有閒暇逸樂，此時讓他玩玩無妨也。」及入翰院，痛改前非，立志向學，與左宗棠最相契，輒抵掌談天下古今事，論列得失，若預知海內將大亂者，相引以爲深憂。迨洪、楊軍興，始受清廷特達之知，負

封疆之重寄，乃更以名節勵世，口體之奉，不似會、左之嗇苦，雖在軍中，亦輒燕敘。但日常治事，極爲謹慎，凡遇四方使至，不論階級高低，莫不引坐與談；若見稍有才志者，則必詳詢深論，隨筆記之，以備參考。故所薦舉之人才，非平昔之相知，由於周諮博采者，亦不鮮焉。嘗曰：「才者無求於天下，天下當自求之。」居恒最重視人才，彼以爲國家之需人才，猶魚之需水，草木之需土，得之則生，失之則死。故於同時人才，如左宗棠、彭玉麐、鮑超等，維護尤力，惟湘軍將領如雲，意見亦易紛歧，爭執在所不免；林翼奔走協調，舌敝唇焦，終能和諧共濟，完成一代之功業，林翼之力也。故曾文正稱其「薦賢滿天下」，非過譽焉。湘軍戰將鮑超，勇冠三軍，林翼以巡撫之尊，與之結爲兄弟。太湖、潛山一役，鮑軍被陳玉成包圍，糧道繼絕，乃密令相機退却，有過由林翼代爲負責，超愈感奮，誓死不退，卒獲大勝。超與將軍多隆阿齊名，互不相下，漸至齟齬，林翼聞之特爲二人設宴，席間舉杯泣曰：「國家正賴二將軍以剿賊，今賊勢方張，而反自相私鬥，吾輩將無死所矣！」語畢，大哭不已，多、鮑二人亦相抱而泣，遂和好如初。

英法聯軍之役，清廷令調鮑超軍入京拱衛，曾國藩力陳不可，因鮑軍雖善戰，而紀律不佳，恐在京肇事；國藩用心亦良苦矣。然超不諒，深表快快。林翼特致書超曰：「自來義士忠臣，於曾經受恩之人，便終身奉事惟謹。韓信爲王，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，張蒼作相，而退朝卽奉事王陵及陵妻如父母，終身不改，可師，可法。……滌帥待弟之恩，是天地父母之恩也。豈可萌妄念哉！」超乃釋然。後聞林翼病劇，微服問道數百里而抵武昌，林翼以其未爲准假，擅離防地而怒斥之，超泣曰：「冒萬死而來，能見公一面，雖

死無憾也。」林翼撫慰之，乃揮淚別去。

咸豐三年，以丁憂返籍治喪，及聞三河之役，李續賓、曾國華戰死，官兵亡者近萬人，痛哭嘔血不止，稍癒卽返任督師增援，左右以病勸阻者，不納，而湘軍將士聞其扶病來援，莫不感奮；故潰敗之餘，軍威復振，卒能摧強敵，轉危爲安，精誠感召之功也。十一年，咸豐帝崩，聞而大慟，病益劇，以是年八月十六日歿於湖北巡撫任所，長才未盡展布，使曾國藩獨克中興首功，命也，豈其然乎？

### 左宗棠才華動總督

左文襄公宗棠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陰人，道光十二年舉人，三試禮部不第，遂絕意會試。究心輿地、兵法，輒發壯語警衆，名在公卿間，常以諸葛亮自比，人目其狂也。初居總督駱秉章幕，專斷擅行，駱亦諒之。駱好飲酒，日與姬妾戲，宗棠諷之曰：「公猶傀儡，無物以牽之，何能動耶！」駱深知其忠，故報之乾笑而已。一日夜半，爲草就奏章，卽叩駱內室，大呼不止，秉章起而讀之，擊節稱善，乃命酒對飲而去。故世無宗棠之才，不足以感秉章，無秉章之量，亦不足以容宗棠，相得益彰，堪稱二美具矣。先是，左宗棠在曾國藩幕府，得奏薦賞郎中，國藩給以手札，有「右仰」字樣，宗棠冷笑曰：「他寫右仰，難道要我左俯不成！」後以報捷金陵，互爭小天王事曲直，竟至衝突，終身有芥蒂。及後宗棠遠征新疆，嘗與客言曰：「我與曾某不協，今彼總督兩江，恐將扼我餉源。」然而，事實上，國藩爲西征籌餉，不遺餘力。



故宗棠立大功於西北者，國藩公而忘私有以成之也。賢者公忠體國之精神，足以風世矣。

左宗棠督陝甘時，藩臺林壽圖能詩善飲，性亦詼諧，常相倒樽暢談。某日正飲間，忽接捷報，林盛稱督帥妙算如神，左宗棠拍案自誇曰：「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。」因彼與友人書，輒署「今亮」。林亦拍案曰：「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。」諸與豬諧音，若有諷嘲之意，宗棠從此銜恨壽圖。可見好戴高帽子，賢者猶不能免耳。某年盛暑，宗棠解衣臥便榻上，自摩其腹，洋洋得意。適值材官侍於側，顧謂之曰：「汝知此腹中所藏何物？」對曰：「燕窩魚翅」，宗棠笑叱之！材官又曰：「鴨子火腿」，宗棠大笑而起曰：「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」。材官咋舌，後常語人曰：「何等金輪，能吞入腹中，況又絕大耶！」聞者皆掩口而笑！左宗棠僅中舉人，因平亂有大功，朝廷特賜同進士，授翰林，終拜東閣大學士，在清一代，係出破格。翰林中人，多不謂然。迨其赴翰林院舉行到院典禮時，諸翰林出迎，皆有輕視之色。旣而，宗棠升座，從容四顧曰：「適從何處，遽集到此。」輕鬆兩語，衆皆釋然。禮畢，衆乞書匾額誌盛，宗棠書畢，徐謂衆曰：「諸公俱精六法，顧乃屬左某書此，正似小學生，須要先生加圈獎譽也。衆翰林欣然不已，一場大典，經此從容謙抑應付，終化緊張爲愉快，此宗棠能識大體之所以有大成也。

左宗棠久寄封疆，不諳陳對，初陛見時，西太后慰勞備至，且曰：「汝在外甚久，今在京須早起，想多不便。」彼卽操鄉音對曰：「臣在軍中，每日五更時，便要弄起來了。」同班諸大臣，皆掩口匿笑。未幾，兩江總督出缺，遂放外任。晚年，體質肥壯，未嘗以憔悴見於容色。後房蓄青年姬妾多至三十餘人，

然好女色，或爲英雄之常事，惟欲吃孔廟兩廡之冷豬頭肉，則終不可得也。

曾、左兩人各能公忠體國，惟內心終未相契，曾爲統帥，左固應抑壯懷，但公餘閒遊，依然歡如摯友。相傳某次，曾、左暇敘時，曾嘗書一聯語戲示左曰：「季子敢言高，與余政見輒相左。」左應對下聯曰：「藩臣多誤國，問伊經濟有何曾。」此聯難得將左字、曾名夾入，渾然一氣。及國藩薨於任，宗棠輓以聯曰：「謀國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輔；同心若金，攻錯若石，相期無負平生。」此聯意，仍讓曾一頭地，而自負亦不凡。論者謂左仍不失大臣忠恕之風度，此中與之所以成功也。

### 彭玉麐最畏幼師母

彭剛直公，字雪琴，玉麐其名，湖南衡陽人，少無行，嗜賭博如命，每賭輒負。其鄰女有梅姑者，美姿容，剛直私之，輒竊取其釵飾質諸當舖，作孤注博，一日，私取梅姑二十金，又賭負，歸而以實告，梅姑曰：「此區區者何足道哉！但得白首與共，於願足矣。」

彭剛直欲納之爲妾，而家人不允。旣而，剛直病危，自撫其膺曰：「死於床褥間，豈大丈夫哉！何若覓一死所。」時湘軍興，乃杖策從軍，爲曾國藩所賞識，統水軍，轉戰東南，身蔽鋒鏑，欲求死所，然往往建奇功，位高勢盛，威名鎮朝野。時梅姑猶健在，然而，寡矣。剛直常過其家，出金周濟，但終未納之耳。剛直平時喜畫梅，自題其廬曰：「梅雪山房」。詩中亦有句云：「一樹老梅添怪色。」又鑄一小印，

文曰：「漢書爲下酒物，梅花是知心人。」夫不得其人，而寄情於物，乃人生之最傷心事；雖然，「人從難得始爲佳，」故不得者，上焉，得則斯爲下矣。豈然？豈其然乎？剛直位高威盛，辟易萬人，但其寡媳，時加面詈，剛直畏而避之。生平又最畏幼時之師母，凡有難解事，得師母片言，立解。彼平日最痛惡鴉片烟，遇有犯者，立斬不赦。某年，與太平軍戰於皖城，敗績，駕小舟逃走，敵軍追之急，而岸上一片荒涼，難尋藏身所，剛直仰天嘆曰：「生我者父母，死我者長江也！浩浩蕩蕩無涯水，清潔還我清潔身。」言已，欲躍入江，左右阻之曰：「將帥得一線必生，寧不以蒼生爲念乎！」俄而，遠見岸上有茅屋，遂舍舟奔屋，見一老人駢臥，撼醒乞救，老人一一詢姓名，戲謂之曰：「吾固知袞袞諸公，滾到此間也。」剛直慚然相視，欲急奔，老人止之，乃藏諸屋後草堆中，仍回屋內駢臥如故。未幾，敵軍果至，詢問曾見彭玉慶否？老人故作戰慄狀，答曰：「適見一小舟急東下矣。」敵軍信之，鼓棹東追，剛直從草堆出，叩問老人姓名，答曰謝姓，望江人，世以扒糞爲業，剛直深德之，卽伏地叩頭而去。斯何人耶？竟拯此厄，殆不可解耳。湘軍以餉糈奇窘，遂抽釐助餉，故各地關卡，暴斂橫征，所在皆是，商民深苦之。一日，剛直微服乘小舟過某卡，卡員向其索稅，剛直曰：「空船無貨，安得有費。」卡員曰：「貨有稅，船亦有稅，爾既有船，不論貨也。」剛直仍以無錢懇免，員大怒，扣留其船，撻之；瞬時衛兵至，立令斬員，各關卡聞之，積弊從此盡除矣。

彭剛直晚年以欽差大臣，巡視至皖，合肥李相國鴻章，方勢盛，其猶子某，仗勢，輒奪民間財物婦女

，地方官不敢問。有詣剛直密訴者，乃遣使請某至，語之曰：「有人控汝奪民妻女，有之乎？」某自恃勢無恐，直應之曰：「然！」剛直勃然大怒，立命撻之。府縣官聞訊，皆來求情，撫藩亦持手本謁見，剛直一面延見，一面陰令衛士速斬某首，巡撫等尚在客堂，而衛士已持某頭繳令矣。旋即致書李相國曰：「令姪實壞公家聲，想公亦所恨也，吾已爲公處置訖矣。」相國得書，亦只好復謝耳。

彭剛直偶客西湖時，眷愛岳姓小女名「二官」者，有句云：「但願來生再相見，二官未嫁我年輕。」及剛直薨，二官亦尋卒。有好事者代二官答詩云：「侍郎白雪摧詩鬢，小女梨渦暈渥丹，私祝來生重相見，枝頭梅子莫青酸。」可謂恰到風趣矣。剛直詩才甚健，惜無專集行世，而吉光片羽流傳於世者，亦復有之。如克復小姑山詩云：「書生笑指戰船來，江上旌旗曙色開。十萬健兒齊奏凱，彭郎奪得小姑回。」此詩卽事生情，何等風流蘊藉，從知天之生才，無美不具也。

## 李鴻章辦外交高手

李文忠公鴻章，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道光二十七年成進士，入翰林。從曾文正公國藩遊，講求經世之學。以咸豐四年練團勇，得國藩保薦，因以騰達。其率淮軍赴援上海時，嘗親臨虹橋督戰，偏將張遇春大敗回，鴻章令左右取其首，遇春懼，復馳敵陣，奮勇直前，大敗之。是役，太平軍十萬象，淮軍僅數千人，可見哀兵必勝，死地後生，兵家之道也。李鴻章平日對於下屬，若喜之最甚，則必罵曰：「×娘的，

好好幹！」凡受罵者莫不喜形色，以爲將升級也。一日，某候補知縣來謁，觀其貌，聽其言而悅之，亦罵曰：「×娘的，好好幹！」某立而對曰：「卑職不敢×大人的娘！」鴻章色沮，無詞以對，然亦不恨焉。

李鴻章負中國數十年大任，兼當外交之衝，其政策與手段固有可議者，然非有心辱國媚外，且對外人詞色矜傲，有自大狂，數十年如一日。當總督直隸時，督署故例，凡外國使節來見，必以酒果招待，場面亦頗潤綽，而態度從少謙抑。某日，法使來訪，方談天下事，鴻章突然問曰：「君年幾何矣？」西人習慣，忌人問年齡，然憚其威望，亦不能不答。鴻章擦髭而笑曰：「是與吾孫同歲。吾昔年嘗遊巴黎，與汝祖暢談極歡，汝猶能記及否？」法使局促而別，從此輕視之態度，稍稍改變矣。

某年歲暮，俄使專書請定期相見，即批答明日約見。時張侍郎樵野在座，進曰：「明日除夕，公尙有暇接見使節乎？」鴻章曰：「君等眷屬皆在此，守歲迎年，團聚甚樂，老夫蕭然一身，枯坐無俚，不如約個洋人，與之嬉笑，亦消遣之一法耳。」其視外國人，往往如此。猶記民初北京國會議員田桐曾通電反對顧維鈞有言曰：「今日所謂外交家者，皆洋奴也，脅肩諂笑，以媚外人，惟李文忠仗義敢言，不卑不屈，眞外交家也。」今之視昔，又不禁感慨系之。

## 擱袁世凱一大巴掌

甲午之役，先是清廷和戰不決，鴻章主和，李鴻藻、翁同龢主戰，形成雙方對抗之勢，清廷乃以一面

備戰，一面談和以應付。時袁世凱爲駐朝鮮商務總理，迭電告急，鴻章以鎮靜忍耐復示，世凱不得已，誘稱面陳要公，遂得回國，鴻章仍飭其回任，世凱支吾以應，另密圖走翁同龢路線，鴻章偵知其情，召世凱，一怒之下，擱其嘴巴，世凱忿而由津入京，利用機會參加維新派，終出賣維新派，以取悅於西太后，一躍而小站練兵，獨樹一幟，爲北洋軍閥「始作俑者」，殆一耳光所貽也！鴻章地下有靈，應悔馭下無方，以致叛己，而遺國家無窮之患。李鴻章巡閱海軍至烟臺，德國駐東亞提督乘巨艦來迎謁，鴻章接待如儀。德將善詞令，極稱鴻章德隆望重，名震五州，夙所景仰，擬訂明日於艦中備酌款待，鴻章允之。歸後語幕友曰：「君等知德將邀飲之惡意乎？吾察其人，外則過於謙恭，內則必有陰謀，彼知我之衛士，皆習陸軍，不諳水性，不慣風濤，若登海艦，易暈而仆，彼用詭術，使各國觀操演者，引爲笑柄，如此，不惟隳吾威名，且損失國家之光榮，不可不預爲防之。」於是召衛士營官，授以密計。翌日登德艦，與德將對案坐，衛士分列兩旁，並肩相擠，垂手至髀，又復相互握手，屹立若城垣，亦頗壯觀。迨各國海軍武官皆至，酒數巡，忽聞砲聲隆隆，勢若山崩，海水沸騰，艦身簸蕩，席上酒盤皆翻動，而兩旁衛士分列如故，無一驚仆者，鴻章捩髀目視德將微笑，德將赧然，強作節詞曰：「辱公光臨，特鳴炮致敬耳。」鴻章笑問曰：「吾素聞貴國克虜伯廠大砲，有名於世，今始知亦如是而已，能使其再聞巨聲否！」德將慚沮無言。鴻章歸後輒爲人笑述其事。先是，德將初來時，每聞人譽稱鴻章，輒表示輕視意態，自此以後，始甚嘆服，且常語人曰：「中國李鴻章，若似吾德宰相俾斯麥」云。

## 易簣之時不忘國事

李鴻章總督兩江，奉旨內調，繼任者爲兄瀚章，鴻章故密繼者姓氏，太夫人尙居督署，詔之曰：「汝卽北上，何不將乃母先期遷出督署耶？」鴻章曰：「唯唯！」旣而，交接有期矣，太夫人益急，促其速遷，鴻章曰：「無妨也。」越日，門者報曰：「新總督至矣！」旋見戴大紅頂，著花蟒袍之新督，直入後堂，奔至太夫人面前，伏地叩頭曰：「兒來接二弟事！」太夫人恍然悟，快然笑，老懷愉快，可想而知。鴻章故弄玄虛以取悅於母，其用心亦孝矣。李鴻章以大學士，歷聘各國，輒挈其子經方同行，長途無俚，父子閒話，嘗謂經方曰：「乃父負國家大任數十年，位極人臣，富貴足矣。果何故而能至此？」經方躊躇未有對，鴻章笑曰：「命運佳耳。」世之不學無術者，一躋高位，予智自雄，以爲天下人莫我能，我國應如是也；以視鴻章謙虛自牧，而委之於不可知之命運，其度量高下如何耶？

李鴻章居相位，七十大慶，太夫人猶健在，自撰壽聯云：「已無朝士稱前輩，尙有慈親喚小名。」人生到此，尙有何言！及至晚年，患咯血病，四五日不進飲食，臨危時，家人問以私事，則不答，時周玉山、方伯、馬金三軍門俱侍側，問及國事，則淚潸潸下。尤奇者目已瞑矣，玉山大哭曰：「我尙有言，公何遽去耶！」目忽大開，於是語之曰：「俄公使有言：相國卽逝世，亦不作難中國，兩宮不久亦自西安回鑾矣。」語畢，目乃堅閉，易簣不忘國事，殆有古大臣之遺風焉。

## 曾國荃出廬第一功

曾忠襄公國荃，字沅甫，係曾國藩之九弟。少懷大志，負奇氣，從國藩學，舉優貢，益致力於經世之學。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年），太平天國大將石達開犯江西，國藩戰不利，國荃急兄難，往見吉安知府黃冕，因以請於巡撫駱秉章，募鄉勇三千人，合周鳳山軍，大敗石達開於汾河，以功擢知府，並統吉安諸軍，初出茅廬第一功，威名已聞朝野。未幾，丁父憂返里，旋復起，增募湘勇萬人，與胡林翼合兵攻安慶，破敵於太湖，朝旨授浙江按察使，又調江蘇布政使。蕪湖一帶，敵勢猖獗，國荃挑選精兵，冒死焚敵壘數處，負病督師，苦戰四十餘日，殺敵數萬人，挽救東南危局，累功擢浙江巡撫，仍兼統前線各路軍事。南京爲太平天國首都，拱衛甚固，國荃屯兵四郊，日夜籌攻取大計，朝廷議退保蕪湖，徐圖進攻，國荃以敵爲烏合之衆，軍力足以蕩平，奏請緩退。國藩特親蒞陣前巡閱，見主將部署嚴密，軍壘堅強，士氣亦復健旺，始罷撤退之議。

是年，四月，攻雨花臺，國荃與彭玉麟巡視江面，乃議定水陸並進，先肅清江面之敵，而後重賞募死士，掘地道攻城，屢敗屢掘。會當夏秋，士卒多患病，國荃沉着應付，奮勇不撓，親督師，攻江寧九門，盡破之，天王洪秀全大驚，自焚死；子福瑣嗣位，餘黨擁之逃廣德。國荃整軍入城，救火、安民，搜捕敵黨，獲秀全兄仁達及李秀成等諸將領，盡戮之，近三千人。清廷聞之驚喜，加國荃太子少保，封二等伯。



授陝西總督，命赴山海關治防，未久，乞病歸。

有人說：曾國荃軍入城，搶取天國金寶甚多，因以致富。左宗棠嘗問國荃：「九哥生平最得力處，何在？」國荃答說：「八個字而已：殺人如麻，揮金似土。」宗棠不深追問。然則，所謂揮金似土，金之來源可想而知。

逾年，起用爲兩廣總督，旋內調署禮部尙書，復又外調督兩江，加太子太保。居兩江任，凡六年，總攬宏綱，不苛細故，政通人和，軍民相安，幾近治道。嘗與太傅翁同龢論治道說：「聽言宜擇，不宜輕發。兵事，以不設險著形爲宜；多一險，即多一敗象；馭夷以柔，以忍辱爲主。用人，以下人爲先。真虛，則善言日至。爲政，曰順民心，處世，曰恕，臨事，曰簡。」同龢稱其：「學於老莊，依於孔孟，學有根柢，吾弗如遠甚。」吾誦所言，深有所感，大抵爲政之道，不能免術，所謂堯舜之道，亦有術焉。夫術而利人民，利國家，庶幾爲政治家，爲聖賢；術而利一己，則終流爲自私獨裁而已。

### 鮑超不諱言稱癩狗

鮑忠壯公超，字春霆，四川奉節人，曾文正公部下之猛將。幼貧而悍，年十八，無賴益甚。傳有從叔母，面麻，超愛其肥壯，情好日篤，恐事洩露乃相偕逃亡，流落爲乞丐，輾轉至湖南，行經某鐵匠店門前，值大風雨，因就宿店簷下。店之主婦夜夢兩黑虎蟠伏門首，醒而異之，晨起見兩丐人尙擁臥未起，問所

由來，納爲店夥，超感其德，操勞甚勤。會曾國藩在籍募練湘軍，超遂應募，卒以戰功，累官至軍門。超會親詣鐵匠店，厚酬店主婦，呼爲養母。此殆有淮陰侯報漂母之遺風焉。

鮑超未貴顯時，原有妻，以貧典於人，至此乃贖歸，其從叔母欲避之，超固止，不聽，竟亡去，不知所終，亦異人也。超全身遍癩痂，敗膚屑脫落不已，而不之醫。常侍曾文正公側，文正引古人有癩而不知潔者以諷之。超曰：「今有鮑癩狗，可與古人媲美耶！」文正爲之大笑。自此軍中皆呼鮑癩狗，超曰：「名我固當。」

鮑超雖粗魯，但亦雅敬文士。某日書字有「門」字，右少一鈎，幕友啓之曰：「門字不可無鈎」，超怒，指公事房門面掌其頰曰：「汝試觀門下有鈎否？」適房壁間懸有曾文正公楹聯，亦有門字，其幕友則抗聲曰：「軍門不見曾大帥楹聯中門字有鈎乎？」超恍然悟，卽伏地叩首謝曰：「先生恕我武人粗疏。」因鮑超平素最服膺文正，凡引其言行以啓之者，莫不敬謹承受也。舊時軍人，鹵莽滅裂，往往如此，不亦可笑耶！

某次戰役，鮑超遭遇敵軍圍攻甚急，屬幕友報告，乞援於曾大帥，幕友詳述被圍情急，鮑超罵曰：「事急矣，何用此文縷縷耶！」乃書一「鮑」字，於其外圍加很多個密密小圈，付裨將速突圍馳報。文正得報驚曰：「鮑癩狗被圍危矣」。卽發兵赴援。此與民國軍閥時期悍將張宗昌行徑有相同者。當奉直大戰時，張宗昌爲奉軍騎將，充前敵指揮。直軍統帥爲吳佩孚，以鄉誼勸其降，張宗昌素敬慕吳佩孚，乃屬記室

草電文謝却，呈閱，張宗昌罵曰：「何要此酸溜溜耶！」遂自草一電，文曰：「公如反曹，俺就反張，王八蛋大家做。」吳佩孚得電，啞口無言。故併述之，以見武夫行徑多相類，鮑張故事，亦異代同趣耳。

### 夫人爲師張曜執禮

張勤果公名曜，字朗齋，先世上虞人，改籍大興，旣隸錢塘。生有神力，好勇鬥狠。不識「之無」，學於夫人，執弟子禮，終初通文史，以武功興，而以文史顯，亦異事也。

當其撫魯時，酷好古人字畫，有進獻者，重金酬之。或持楹聯至，紙色斑暗，儼然古物也，上款書：「孔明仁兄大人」，下款署：「雲長弟關羽」。大悅，立付兩千金，懸諸客堂，沾沾自喜，有識者見之，皆莫名其妙也。

居恒好客，客之來者，不分賢愚悉納之，於是濫竽其間者日衆。卒後，家境蕭條，而魯之人士追思不已，曾爲建專祠於大明湖畔，歲時祭祀如儀。相傳生時，太夫人夢張飛入室。故時人嘗輓以聯曰：

「橫海東西，無處不聞齊仲父；大江南北，有人曾夢張桓侯」。

先是，貧甚，爲人賃春，負米過市間，偶見羣衆聚觀一少婦與姑爭擾，問之，則夫死不肯嫁，而姑迫之，張曜慨然曰：「天下豈有此事理！」乃以所負米壓其姑，斃之，畏罪亡命河南，以悍勇爲豫人所服，衆推爲領袖，呼曰「張大哥」而不名。時捻匪圍攻「固始縣城」，縣令儒者也，無力抗匪，有女美甚，懼

城陷俱死，乃榜於市曰：「有能守此城者，以女妻之。」衆曰：「非張大哥不能享此艷福。」笑而應之，遂詣縣令，籌守禦策，揮奇兵出城，與匪肉搏戰，匪大驚潰。清將亦率軍來援，距城二三里於火光下，遙見二將往來匪軍中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驚曰：「此神兵也。」及至，慰勞備至，因報請上級派署固始縣，舊令果以女妻之。

夫人美而嫻靜，兼擅詞翰，情愛彌篤。張曜以累功，擢河南布政使，御史劉毓楠劾其目不識丁，乃改任總兵，深恥之，遂學於夫人，執弟子禮，夫人輒訶責，或以夏楚擊之，色益恭，而禮益謹。後，左宗棠督師剿回亂，奏調領兵，張曜恥再爲武官，不應，夫人詔之曰：「汝敢抗命，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！」遂立往從左軍。未幾，左宗棠聞此事，乃又改奏文職，巡撫山東，輒對僚屬稱夫人之賢，刺刺不休。並曾問左右曰：「汝等畏妻否？」或答以不畏，乃正色曰：「汝膽好大，敢不畏妻耶！」且曰：「人能以夫人爲師，日執弟子禮，此中樂趣，有不可思議者也。」

### 劉銘傳卅而擁疆寄

劉壯肅公，名銘傳，字省三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，太平軍陷廬州，鄉人築圩堡自衛，其父爲他堡豪富所辱，銘傳時年才十八，憤甚，迫豪富於數里外手刃之，自是畏罪從軍，克六安，援壽州，威名日著，以功敝千總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募淮勇援江蘇，銘傳返里集鄉團從至上海，番號銘字營，招撫南匯敵軍四千人，編成勁旅，李秀成糾衆十萬，分水陸兩路來犯，銘傳力戰大敗之，乘勝攻毀敵壘三十餘處，威名益壯，論功以提督記名。迨曾國藩克太平天國後，剿捻匪，主用淮軍，以銘傳勇冠諸將，令統軍北上解流陽圍，追敵至諸城、日照，蹙於海濱，盡殲之，水流變赤。東捻平，論功爲最，授三等輕車都尉，以患重病，乞假歸。

西捻匪首張總愚，自陝犯河朔，畿輔震動，銘傳方臥病居家，李鴻章假朝令強之起，又大敗西捻，張總愚投水死，西捻又平，晉一等男爵，命督辦陝西軍務，旋引病復歸。論者謂鴻章平捻功，銘傳之力爲最也。

中俄伊犁事起，朝議備邊防，急詔銘傳晉京，乃疏陳兵事，以築鐵路爲當務之急，鐵路一旦通，則南北東西呼吸相應，無徵調倉皇之虞，無轉運艱阻之慮，故倡築鐵路者，銘傳實啓其端也。迨法國軍擾海疆，再起用，以巡撫銜，督辦臺灣軍務。劉銘傳以兵艦不利海戰，乃退守基隆，誘敵登陸，尋擊斃法軍官兵二百餘，敵來益衆，乃冒風雨，跣足督戰，敵軍不敢輕犯，堅守八閱月。明年，中法和議成，授臺灣巡撫。

劉銘傳蒞任後，殫精竭慮，勵政整軍。且以兵制久敝，不厚給財用，無能革新，於是清丈田畝，賦收得倍增，進而築砲臺，購火藥，設軍械局，興建鐵路，設電線、郵政開辦水雷學堂，欲以一島之地，爲富國強兵之基礎，其胸懷之濶，用心之苦，非尋常將領所能及。嘗率從登砲臺，東望日本，喟然嘆曰：「亡中國者，不在內憂，而在外患，卽今不圖，我輩將爲彼虜矣。」已而，戶部奏請緩置艦砲，復嘆曰：「人方謀我，我欲以樽俎折之，終恐不濟耳。」遂三疏懇乞致仕，嗣後屢徵不起，以老而死矣。

劉銘傳以軍功起家，粗通文理，而幕友多文士，雅敬禮之，及任文職，益自謙抑，好學不厭，初學作小詩，日有進步，終通詞翰，有大潛山房詩鈔，皆銅琶鐵板之音，幾非一般文士所能及焉。

李鴻章序其集曰：「省三用兵能橫厲捷出，不主故常，二十從戎，三十而擁疆寄，聲勢爛然，爲時名將。惟所向有功，未遭挫折，蔑視此虜之意多，臨事而懼之念少。若加悚惕戒慎，豪俠而具歛退氣象，尤可貴耳。余覽其詩卷既畢，因題數語以勗勉之。」此蓋寓規於頌也。

### 蔣益澧任性不依例

蔣果敏公，益澧，字鄰泉，湖南湘鄉人，少行不檢，不諧於鄉黨，乃客遊四方，亦無識之者，遂投湘軍，從征，屢建戰功，敘九品，隸羅澤南部，澤南奇其才，許列爲弟子籍。迨澤南殉難後，輒與主將齟齬，更悒悒不得志。

未幾，廣西太平軍熾甚，乞援於湖南，總督駱秉章以宿將盡出征，左右無可屬者，益澧自薦請行，秉章壯之，令率師赴援，屢克敵，授布政使銜。太平軍大將石達開窺湖南，掠全州，益澧分兵守柳州，自回湘赴援省城，累功實授布政使，以過，被劾降道員。益澧年輕，性急躁，直情逕行，曾國藩實素惡之，而左宗棠特予器重。及奉命規復浙江，疏請益澧爲助。同治元年，調浙江布政使，嘗親臨前線督師，身先士卒，辟易萬人，轉戰各地，連克強敵，宗棠追敵赴閩，奏請益澧護理巡撫。於是疏陳善後事宜，築海塘肅

搶匪，減漕糧，裁關稅，創書院，興善堂，興利除弊，百廢俱舉，商農工來歸者，日衆，故東南各省善後之政，以浙江爲最著，益澧之功也。

逾年，擢廣西巡撫，興學理政，雷厲風行。旋爲總督，以違法疏劾，下閩浙總督吳棠按奏，以任性不依例案，議降四級，以按察使候補。先是，益澧之治粵也，御部屬極嚴，犯罪者，動輒處死。又常微服出巡，遇一賣餛飩者，方與士兵相毆，詢其故，則答曰：「士兵吃餛飩不付錢，故爭詬而毆。」益澧曰：「此易解耳」，立令隨從斬兵，賣餛飩者驚駭翻爲求免，不可，卒剖兵腹驗狀，餛飩流出矣，其執法往往如此。誠如吳棠所奏任性不依例案者也。泊夫日本窺臺灣，朝旨起用益澧，入京將大用，未成行，暴病卒。江蘇楊昌濬、梅啓照先後奏陳益澧克浙江有大功，詔建專祠，諡果敏。

## 程學啓戮天國八王

程忠烈公，學啓，字方忠，桐城人，初陷太平軍中，陳玉成奇其勇，使守安慶。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，率三百人來歸，曾國藩使領一營，每戰輒身先士卒，克安慶，厥功爲最，擢遊擊，賞戴花翎。

李鴻章奉命規江蘇，擬調程學啓爲助。慨然答曰：「某受曾大帥厚恩，義當全始終，然下游亦國事，且熟悉此地情況，無如某者，曾公若允，願從行。」鴻章請於國藩，舉爲先鋒。瀕行，國藩勉之曰：「江南人昔嘗譽張國樑不絕口，汝好自爲之亦國梁也。」鴻章詢以入蘇方略，答曰：「下游水鄉，多橋，有一河

卽一營，有一橋卽一將，得營得將，何功不成。」及後戰功卓著，或問其學何兵法？曰：「先有事，後有法，何今何古，在相地勢，及得士卒之心而已。」學啓圍攻蘇州時，所部僅三十二營，約計兩萬人，而太平軍守城不下二十萬。學啓奮馳驅，攻陣奪壘，屢有斬獲，並於蘇州外郊，連續設營，高樹旌旗，令各營將士分番出入，或分日移駐，使竈烟炊火，日夜不絕，敵軍瞭望，不知多寡，終因震懾而約降矣。

守蘇州太平軍以援絕糧盡，請降，並相商約定三事，一、割出半城，以屯降衆。二、編爲百營，按數給餉。三、給諸王總兵副將官職。但不雜髮。學啓一一佯許之。列名協約中之敵王八人：雲官、伍貴文、汪安均、周文佳、范啓發、張大洲、汪懷武、汪有爲皆歎血爲盟。學啓勸李鴻章誅八王，鴻章曰：「殺降不祥，且堅他敵之死拒」，猶豫不能決。學啓曰：「今賊衆二十萬，只以戰敗援絕而降，心固未服，分城而屯，變在肘腋，及今不誅，何以善其後，」鴻章乃許。

翌日，八王約期出城相會，留宴軍中，溫語相接，暢談甚歡，酒半酣，左右報有朝旨，鴻章起立曰：「吾往接旨，請程軍門陪客。」學啓遽入，揮健卒百人，挺矛刺殺八王，皆死，乃擊鼓嚴陣入城，持八王之頭，宣示敵將士曰：「汝王詐降，已伏誅矣，脅從歸服者無罪。」衆大駭紛擾，學啓揮兵殺其悍者數百人，餘衆分別遣留，皆服。於是乘勝進攻平望，克嘉興，毀敵砲臺二十處。學啓身先登城，中槍貫腦，踣而起，竟復城，以傷重死於軍。鴻章奏陳學啓兩年間，克復江浙名城十數，收蘇州爲東南第一戰功。優詔賜卹，追贈太子太保，於安慶、蘇州、嘉興各建專祠，諡忠烈。曾國藩嘗稱李鴻章處理蘇州降王事，「眼明



手辣」。不知皆學啓之謀也。

### 郭松林今之趙子龍

郭武壯公松林，字子美，湖南湘潭人。初起，隸曾國藩部，援江西，克安福，敍功授把總，克吉安，擢守備，克安慶，擢游擊，旋晉總兵。大破太平軍於三河口，敵軍爭道遁，屍塞河；河水爲之不流，復克長興，敍功爲最，迨皂河一役，傷足跛地不能走，將士不見郭松林，奮勇復入敵陣，負而出，以創重乞假歸。

明年傷愈，李鴻章起用之，令統萬人，號武毅軍，溯河一役，殺敵萬人，俘者過萬，敵將徐昌先、范汝增、任定皆擒誅，乘勝逐北，追敵至清江，歷十六晝夜血戰，東擒遂平。西擒復進犯畿輔，松林復擊退之，自臨邑築長圍至馬家河，分兵堅守，又追敵至德州，苦戰半月，又大破之，斬首四千人，餘賊散竄，松林縱橫要擊，擒匪張總愚窮途無門志，赴水死，西擒又平。論功賞穿黃馬褂，授輕騎都尉，復擢湖南提督，旋調直隸，以光緒六年，卒於官，優卹，建專祠，諡武壯。

郭松林貌奇偉，雙眉插鬚，風度瀟灑有致，及臨陣，縱橫奔馳，悍勇不可當，時人稱爲今之趙子龍，有馬名大白龍，能奔渡溪流，四卒持其尾，隨之以渡，不讓劉玄德馬躍檀溪專美於前矣。郭松林酷好女色，不可一日無。有姬妾十六人，其一爲揚州名妓，絕色也，松林獨鍾愛，夜夜伴焉。嘗建住宅十六處，每

一宅居一妾，衣服器用，飲食起居，不少相異，諸姬裝飾，咸視揚州妓爲準繩。松林雖悍勇無匹，辟易萬人，然一見此妓，則馴服如小綿羊。及松林卒，揚州妓深感其恩愛，吞金以殉，相國李鴻章嘆爲節烈。附片爲請旌，是又徐州燕子樓之關盼盼也。

### 張樹聲一門多將星

張靖達公，樹聲，安徽合肥人。太平軍犯皖北，與弟樹珊及樹屏率團練拒之，復越境出擊，連克含山、霍山、潛山、無爲。太湖一役，以五百人陷敵陣，破陳玉成部數萬人。故皖中雖遭糜爛，而合肥獨安謐如常，樹聲兄弟之力也。

曾國藩嘉其功能，奏保知府。同治元年，從李鴻章援上海，與劉銘傳分領其衆，克江陰，晉授道員。進攻無錫，奪獲戰艦器械無算。乘勝迫常州，連攻二十餘營壘皆拔之，敵軍望風披靡，威名遂震動兩江。明年，進規浙江，敘功以按察使記名，旋署江蘇徐海道，又調直隸按察使，赴大名督辦防務。越二年，擢署理江蘇巡撫，丁母憂歸里。光緒三年，起授貴州巡撫。會廣西匪熾，過於他省，廷旨調巡廣西，整軍厲武，先後蕩平西林苗匪，及全省底定乃晉總督。

直隸總督李鴻章母喪歸葬，樹聲攝直隸。時值朝鮮亂起，日本軍進入王京，迫朝鮮議約，樹聲急調吳長慶軍赴援，卒平其亂。卽疏奏以長慶戍朝鮮，清廷嘉其勳功，加太子少保。明年，還督兩廣。其時，法

越構兵，樹聲即以法人狡黠奏聞，迨北寧陷落，乃扼腕而嘆曰：「外侮如此猖獗，國將不國矣！若不大加撻伐，將何以立國？粵中雖空虛，而禦侮尤爲急務。」於是疏陳解除總督職，專治軍事，並願立赴越南督師。情詞慷慨，直言不知忌諱，致觸言官之忌。以報事不實，措詞不敬，參准革職而暫留任，未幾，以憂憤病卒。惟廷議仍嘉其戰功，予諡靖達，並於直隸、江蘇及原籍建專祠。弟樹珊，授廣西右江鎮總兵，樹屏，爲太原鎮總兵。一門將星，棣萼流芳，爲晚近所鮮見。

### 陳國瑞夜馭三姬妾

陳國瑞，字慶餘，湖北應城人，年十三爲太平軍所獲，相從戰陣，頗著勇名。及十六，遽脫太平軍，投效總兵黃開榜，開榜愛其悍勇，收爲螟蛉子，因冒姓黃，漸露頭角，善以少擊衆。攻懷遠時，率健卒七人夜渡河，攀堞直登，擲火燔譙樓，城中大驚擾，殺敵將領十餘人，遂克懷遠。旋以欽差大臣袁甲三督師進攻定遠，擒首李光率勁旅來援，國瑞奮勇躍敵陣，脅中槍，乃割襟裹創口，大敗敵於定遠，以功擢游擊，乘勝東進，所向無敵，解揚州圍，進攻淮安、清江，斬敵首級千餘，晉授總兵，因以顯威名於蘇魯皖豫之間。

陳國瑞雖驍勇無敵，但亦能用謀略，所部張紅幟，將士着紅衣，亦自戴紅纓小帽，狀頗怪異，敵軍呼爲「紅孩兒」，畏其勇，輒避之不敢與戰。國瑞爲人，喜怒無常，願治軍頗有紀律，賞罰嚴明，微細處亦

不忽略。槍械犀利，糧餉裕豐，故士卒亦樂爲用命。遇人無長幼貴賤，咸自稱曰：「老子如何？如何？」稱所部曰：「孩子們！」常對士卒訓話說：「孩子們，在老子部下吃糧，須要準備三個腦袋，第一個腦袋，要對得起國家，第二個腦袋，要對得起老子，第三個腦袋，要對得起老百姓。」此其訓練之大綱也。

陳國瑞軀幹短肥而健，酷好女色，然不輕擾民間婦女。嘗具數千金遣人至揚州購美女六人，每夜以三人當值，竟夜不休，女次日即疲憊不能支。陳國瑞應戰，往往只率數百人，敵雖素畏其勇，但見其寡，輒圍之數重。陳國瑞乃號於衆曰：「孩子們！拉起來！」所部遂列成一長方陣，人各面外，彼則居中指揮擊刺，使圍漸逼緊，乃復號曰：「衝！」遂身先士卒，突圍而前，悍不可當，敵每潰敗。迨西捻張總愚犯畿輔，京師震動，樞臣張之萬疏薦調國瑞赴援，至則血戰兩晝夜，大敗總愚，因功擢頭等侍衛，廷議將大用，而李鴻章謂其野性難改，遂止。

某年，陳國瑞入京都，住法源寺，寺僧以外地將住寺，尋常事耳，未予重視。陳國瑞因使部下僞語寺主持僧曰：「陳將軍入都，携珍寶金銀甚夥，將有大施舍，但得方丈來一晤。」翌日，方丈果來訪，然意態傲慢。忽忽辭去，國瑞往答，見方丈室中羅列奇珍，莫可名狀，每指以問之，方丈曰：「此某親王所贈者，此某軍機大臣所贈者。」言下，驕態迫人，陳國瑞恨恨而別。迨覲見事畢，摒擋啓行，車馱先入道，突下令縛方丈於寺柱，執鞭立其旁，飭部下盡移寺中珍寶置車中，痛鞭方丈曰：「汝尙敢言某親王所贈耶？某大臣所贈耶？」已而，率衆逕行。僧衆亟報官，求捕。司事者以陳國瑞平捻有大功，勇悍聞於朝野，

且已行遠追之不及矣。

總督吳棠屢疏劾陳國瑞病癩，行軍無紀律，廷議發遣新疆，宮中太監亦有因罪同時受遣者，見其貧，贈以金，怒而拒受之曰：「老子從不要沒××人的錢。」越年赦免，起戍黑龍江，太監因罪亦多發邊地勞作者，每至一人，陳國瑞必褫裸其衣，而後鞭之，且數之曰：「汝等得近太后，皇上，得意忘形，一旦受寵，無惡不作，非痛鞭一頓，不足以消老子心頭之恨。」如是者幾著以爲例矣。居恒苦悶無以自遣，輒任性虐待人，左右以其威望夙著，亦忍而少怨言。相傳，罷歸後，隱居揚州經商，竭力韜晦，出則乘小肩輿，以一二衛士自隨，與人言，彬彬似文士，見之者不知其爲巍巍乎猛將也。惟慮仇家謀已，於是蓄一熊以自衛，熊性猛鷙，除國瑞與飼人相習有素外，無或敢進者。某年除夕，熊忽斃，知必爲人所謀，亦頗自危，未幾，亦自暴殞，或曰爲人所害。以余閱讀前人遺篇，及數十年聞見所及，凡元惡大愆，好勇鬥狠，或鉤心鬥角，無奸不爲者，大多不得善終，證諸蘇俄特務頭子，十之七八走上斷頭臺。豈真老氏所謂：「強梁者不得其死耶！」抑亦「天網恢恢，疎而不失」因果律，固定不爽者耶！孟子曰：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……」此種崇高偉大「王道蕩蕩」之理論，蓋施諸天下萬世而不變者也。